

最近社
會小說
新九尾龜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3222B

420移交



社會小說
新九尾龜 第三集

第十七回

絕處重生贈金解厄 功虧一簣畫餅充飢

却說楊老太太。正逼着惠人要他找還女兒。却被繼承喝住。馬上吩咐上下人等。一概不許亂說。如有提起小姐的事。就立刻驅逐責罰。把此事隱瞞。只說小姐往親戚家去了。明日的婚事。憑這一夜天。諒也找不到。只好暫時展期。一俟明日。差人往南京一路上去找覓。俟找到再說。命惠人下樓自去睡覺。不提。再講惠人含着一股怨氣。回到書房。覺着一個身子。如騰雲駕霧一般。朦朦懂懂。坐也不是。臥也不是。立也不是。一個人昏昏沉沉。信足亂跑。走出大門。往馬路上一直過去。自己也不知要到什麼地方。恨不得走到天涯海角。去絕人逃世才好。不知不覺。信步彳亍。行行復行。行。却走到一個所在。

擡頭一看。原來是座絕妙公園。樹木陰森。月光慘淡。右邊一座大橋。前面橫着一片大江。潮汛方來。水聲潺潺。原來這條河就是浜。分南北界。隔英美的蘇州河。這座公園。名字就叫公家花園。並沒有禁止犬與華人不得進內的話。所以人盡可遊。惠人踱到裏面。揀着瀕江的一只鐵梗椅上。頽然坐下。憑欄外眺。只見波光與月色皎潔如畫。水面上橫着幾隻鐵索孤舟。景象十分慘淡。此時他神志稍清。不禁觸動愁腸。淒然淚下。一人自言自歎道。瞎我汪惠人。終是吃沒有父母的苦。自幼兒子然一身。寄人籬下。孤苦伶仃。連一個未婚妻都不能保守。生生的被人佔了頭籌。這還罷了。總是我自己先不好。以致籬破狗躐。但是後來聽了岳父教訓。已經改過自新。我兩人互釋前瑕。言歸於好。你總應該顧念舊交。謹遵父命。與我成婚。極不該忍心害理。背約脫逃。而且這結婚的佳期。人人知道。一旦變出意外。別人豈不談笑議論。以後叫我無面目見人。別人還在其次。卽如擎雲閣而論。前天我一時性起。

把他斷情絕義。以爲我享我的家庭之樂。他幹他的生涯。今日一旦被人背棄。他要知道。豈不要笑死恨死。我也斷沒有這厚臉見他。這樣一算。我真成了駝子。跌跟斗。兩頭勿着實。而且不單是兩面脫空。照方才岳父的神氣。還明白些。那岳母的神氣。就可怕了。他說要我找還他的女兒。便罷。否則不得干休。也不想自己女兒的差處。只把人家子弟欺凌。我如今既沒找處他女兒。他要平和些。只每日吵。終宵鬧。我已不能挨受。萬一他與我拚死拚活的大鬧。這便如何是好。左思右想。覺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堂堂六尺。竟無容足之地。生悲不如死樂。把牙齒一咬。心一橫。斗然縱身躍上靠河的鐵欄杆。望着一泓春水。流了幾滴淚。喊聲絮青妹妹。我如今把性命送給你。你的忿氣總可洩了。但願你和如意郎君白頭終老。一回兒又想起擎雲閣道。我一時不應該負心。拒絕了你的美意。如今就是我不義的報應。說完兩句。就忿身一躍。直送江心。且慢。還有一句老調。叫做說時遲。那時快。惠人正將脫

身時。背後早有一人。把他一把拖住。狠命往裏一扯。把惠人從欄上跌入。方才坐的那把鐵梗椅中。惠人趁勢癱坐椅中。那救他的人也殷殷的和他並肩坐下。惠人睜眼一瞧。突然覺着眼前一亮。原來是一位絕色女郎。盈盈含笑。欲言不語。惠人仔細端詳。覺着這女子的容貌。既非楊絮青所能比。更非擎雲閣所能較。心中迷迷惑惑。疑是身入波中。與洛妃相對晤。這也並非作者形容。實在是月下美人。瀕危驚艷。所以分外嬌媚。此情此景。容或有之。單說惠人只顧出神。那女子却櫻唇微啟。放出嚙嚙鶯聲。問道。瞧你這個人的模樣。也不像沒吃沒穿。爲何要到這裏找死。你且說明緣故。果然可死。我也不敢耽誤你正事。儘你自便。惠人聽他說了話。方曉得沒有死。他也不是洛浦神仙。却是救命王菩薩。忙忙立起身軀。謝他援手美意。又把自己一生的事蹟。詳實告訴了一遍。那女子聽了。不由得咄的一笑。把嘴一披道。你這位先生。不是取笑你。真是名副其實。叫做枉爲人了。你想天下人。於其碌碌。儻

生不如找死。這死本是最好的上策。人要肯死。那就是好人了。不過死要得其名。合其法。纔不白丟一命。自古以來。以死得名。流傳後世的。或是死於國。或死於名。你却不爲國。不爲名。偏偏去死。一個情。已不值得。偏偏連一個情。字都挨不上。你想天下爲兒女私情。因情而死的男子。假如兩小相洽。誓訂白首。突遭壓力。強拆鴛侶。男女不屈。相約同命。這種死。就叫情死。人雖死。兩人的精神。依然膠結不死。次者如夫死。盡節。妻死。殉義。也落一個痴情名。義留付後人。憑吊。唏噓。才值得一死。像你今日的死。若說是殉情。却楊小姐與你毅然斷絕。情甘別嫁。你死你的。他樂他的。與他一點沒相干。若說殉義。你生前不能互守信約。死後這義夫兩字。從那裏說起。依我相勸。你還是省了這一條性命罷。惠人道女士的話。佩服之至。但是我要不死。現在弄得進退無路。沒有安身之地。便怎麼樣呢。那女子道。這很易解決。本來一個男子漢。總要求自立。不能常存一個依賴人的性質。只要你摒除私念。把全副精神。

去。求。學。或。是。替。國。家。社。會。服。務。將。來。身。立。名。就。自。有。多。少。佳。麗。來。淺。就。你。你。難。道。除。了。楊。氏。之。外。就。沒。有。第。二。個。女。子。肯。嫁。你。麼。值。得。要。負。氣。尋。死。你。如。沒。有。盤。費。我。却。大。可。欣。助。你。只。要。能。够。依。我。話。替。你。們。好。男。兒。掙。口。氣。就。算。不。負。我。抱。不。平。一。場。好。在。這。姓。孫。的。不。但。我。認。識。他。且。可。壓。制。他。憑。你。什。麼。事。都。不。敢。違。吾。的。命。令。可。惜。你。的。妻。子。今。晚。大。概。已。經。被。他。佔。去。了。不。然。我。還。可。以。完。璧。歸。趙。強。迫。他。們。交。還。令。正。與。你。團。聚。現。在。只。好。明。日。待。我。去。訪。問。見。機。行。事。便。了。說。罷。在。身。邊。摸。出。一。大。捲。鈔。票。遞。給。惠。人。惠。人。只。得。羞。答。答。接。過。那。女。子。又。脫。下。一。只。鑽。戒。也。遞。給。惠。人。道。這。枚。戒。子。防。你。不。够。用。也。好。臨。時。變。賣。一。千。或。八。百。塊。錢。總。可。值。得。不。過。有。一。句。話。須。叮。囑。你。那。擊。雲。閣。我。也。知。道。他。與。孫。三。是。狼。狽。爲。奸。你。不。要。想。起。前。情。又。去。走。動。將。來。必。受。其。害。惠。人。自。然。諾。諾。連。聲。正。想。道。別。忽。然。又。想。起。未。問。他。姓。氏。忙。懇。懇。切。切。的。請。教。尊。姓。大。名。以。便。回。家。見。了。叔。父。好。將。財。物。奉。趙。那。女。子。就。把。姓。名。說。

完。陡然立定嬌軀。嫋嫋婷婷如驚鴻一瞥。剎時不見。原來這位女子是誰。就是書中主將。第一回書中說的。徐劍霜小姐。就是與孫三訂過婚約的對頭冤家。他今晚無事。正一人信步踏月。恰巧路過公園。想進去歇足。無意中救了惠人性命。問起緣由。方知道也上了孫三之當。不禁起了個同病相憐的意思。所以慨助巨金。好在他有的是錢。不願受男子束縛。獨愛濟弱扶困。博一個女黃衫的雅號。當晚他救了惠人。兀不甘休。又到自己本部。連夜遣兵調將。打探楊小姐和孫三的作何舉動。準備明日和他大大的鬧他一個落花流水。這且丟下。再講惠人在公園。呆睜睜地望着。徐小姐的倩影。從樹梢月角中。冉冉而沒。不禁心神俱往。痴立多時。纔得正心定魄。懷了鈔票。扣了鑽戒。出了公園。往原路上走去。一路走一路想。今晚楊公館是不必再去討沒趣。不過現在往那裏去。暫且安身呢。熟識的棧房。既沒有。不如到素來認得的跑馬廳。一品香。住西式旅館罷。（很好很好。你尊夫人也在那裏正好。

做一齣絕妙庵堂相會。於是雇了一輛黃包車。逕到跑馬廳一品香門口。跳下車子。奔進去。剛要上扶梯。不防樓上跑下一個女子。和他撞個滿懷。惠人定睛一瞧。不覺吃了一大驚。正要躲避。已來不及了。（這一定是楊絮青無疑。）只聽那女子喊了一聲。汪大少。今天什麼有功夫到這裏來。一面嘴裏說。一面早把他一隻手握住。拖了他往外就跑。惠人要想擺脫。無如被他緊握不放。若再硬掙。恐怕拉拉扯扯。被人笑話。只得隨他走出一品香。那女子把自己包車。讓他坐了。叫車夫拉回去。自己另喊一部黃包車。在後邊緊緊押着。宛如巡捕解畢。三般押的。押到清和坊。攙進自己房間坐定。看官大概總知道。這位不是楊絮青。定是擎雲閣無疑了。原來擎雲閣。剛剛有一個客人。叫他堂差到一品香。等到事畢下樓。忽逢汪惠人。就把他擒歸妝閣。此時汪惠人賽過囚犯上法堂。惶恐慚愧。不可名狀。幸虧擎雲閣乖覺。不去責問。只和他笑了一笑。（真所謂萬般心事。盡在一笑中。）這時辰光已不

早生意上的應酬已完畢。那擎雲閣就老實勿客氣。把惠人擁入翠幃。圓他的好夢。至於他們在床上唧唧噥噥。說了多少私話。在下只好告一個懶。恕不一一表白了。再表楊絮青一個人。逃出公館。住在一品香。過了一宵。次日就有孫公館的花車。把他娶到孫公館。一時鼓樂齊鳴。羣賓歡洽。扶新的把他攙到結婚堂上。和新郎相對內向立定。正待行禮。偏偏跑出一位冤家。徐劍霜小姐。借着演說。跨上結婚席。把孫三一生拆白行爲。當衆宣佈。而且說的都是現身說法。有憑有據。痛快淋漓。些微不漏。把楊小姐當頭喝醒。頓時投身乞助。那徐劍霜就把他救出重圍。兩人同到徐小姐的俱樂部。（以上均呼應第一回事。）又替絮青把結婚禮服。及首飾珠鑽。除卸完畢。兩人互述身世。促膝談心。徐劍霜又把昨晚散步公園。遇見惠人投江獲救。追問緣由。方曉得你們俱中孫三毒計。與我同病相憐。我當時只認你已經從順孫三。所以想挽救不及。只得先贈銀物與惠人。命他回去求學。以圖自立。想必

他總應聽我勸導。此時諒已動身北上。追趕已是不及了。後來我回到這裏。連夜派衆姐妹分途打探。方曉得你從公館裏出來。未曾逕到孫公館。並且探得你。雖然和孫三訂了婚約。實際上却並未遭他點污。而且深佩服你。一再拒絕孫三守志不二。後來雖然受騙。然亦出於時勢逼迫。不得不然。你的志行清潔。把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所以我愛你之心愈切。救你之心益急。昨晚連睡覺也不敢酣睡。一到天明。就把婚據檢齊。暗派衆姊妹混進結婚場。預備援助。我隨後也坐着汽車趕來。先入來賓席。他們心中雖有些疑懼。但見我和平客氣。也萬萬疑不到有這種霹靂手段。等到你和孫三站立堂上。正待行禮。吾冷不防把一番演說。說得你當場覺悟。纔得把你救出陷阱。好險哪。這時間。真是一髮千鈞。刻不待緩。若遲一刻兒。你就是他的了。現在第一樁要問你的事。你的銀錢飾物。可曾落他手沒有。絮青把舌尖一伸道。險吓。幸虧我先到一品香。把一應東西都交賬房代管。告明除掉自己。別人

一概莫放。我方纔臨走的當兒。除了身上插帶之外。其餘一概存在賬房內。我只一個空身到孫宅。所以身上帶去的。現在仍舊帶回來了。一點兒都沒有失掉。好笑他們枉費了許多心計。化了多少本錢。却只消姐姐一席話。說得他們曳甲倒戈。前功盡棄。真叫做偷雞不着。蝕把糶。但是如今姐姐把我救了。那些感恩報德的空話。吾也不說了。總之我如今這個人。是姐姐的了。姐姐現在想把我這身體。安放到什麼地方去呢。我的家中。此時實在不敢回去。因爲我父親固執。掃了他面子。他必定要拿出玷辱家聲的大題目來逼死我。而且這番舉動。在一塊地方。必定有人傳到家中。我也沒有臉子見人。所以情願一輩子跟姐姐過活。不知姐姐能够可憐我。救人到底。收留了我罷。徐小姐聽了不禁嘆哧一笑。不知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擊雲閣妙計作鴻飛

佛照樓推情及烏愛

却說徐劍霜聽了楊絮青的哀告。不禁嫣然一笑道。你這個人真是虛心過分了。我既經愛你。敬你。纔拼命把你救出。如何肯把你半途丟掉。捨得離開。以後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好在我沒有父母兄弟。一個光身。現在的姐妹。都是異姓骨肉。比之人家同胞。好上萬倍呢。不過有一樁事情。恐怕我們因此不免要受離別之苦呢。楊小姐忙問什麼事情。徐小姐道。我是因身遭慘變。看破世情。所以抱獨身主義。一則爲自己雪恨。二則替與我同病的女同胞解患難。使有情人。都成眷屬。這就是我的宗旨。不似那班蠻不講理的人。自己遭逢不幸。抱了獨身主義。還要去拖別人。強人與他抱同一宗旨。說得天花亂墜。那年輕識淺的人。就上他的當。卒至身敗名裂。無人請教。這才是拖人下水。我却不是這般人。我犧牲了自己。就不許別人再和我同樣。青春不再。趁這花好辰光。各尋各的樂處。就是你和惠人倆。你中了詭計。讒言。認道惠人果真負心。其實他與擎雲閣。雖有私好。但年輕人。經着狐狸般的迷惑。

總難免入彀。這就是他一點小過失。你也可以原諒他。恕過他。至於你切齒的戒子吓。租小公館吓。預約捲逃吓。都是孫三和擎雲閣合串的鬼戲。我從孫宅的伏線。透來的消息。確確實實。後來惠人受令尊訓斥後。他果真決意改過。且還有一封信。與擎雲閣斷絕。而且你還不知。他也與你一般中計。也疑心你與孫三。有掉戒租房子的話兒。後來他能原諒你。恕你既往。兩人各去前瑕。言歸於好。不料你偏偏突然跑掉。他受了令堂的氣。自己的羞忿。跑到蘇州河去自盡。可憐他臨危時候。還喚你妹妹呢。絮青聽到此處。如夢方醒。不禁一陣心酸。淚落如雨。徐劍霜又道。後來他聽了我的勸導。他唯唯諾諾的。依着奉行。可憐這個人心地篤實。人品端正。要上海灘上。一班浮滑少年中。要揀這樣一個誠實君子。真不容易。不過我有一樁効力不週。就是未曾曉得。孫三陷你的詭計。所以當時沒有替你表明心跡。現在他還沒有知道。你並不負他。也未失身匪類。現在他已動身。不能追他回來。告訴這番情。

節。所以我說不免要受離別之苦。我的意思就想命你去找他。或是逕到他叔父跟前。兩人一見就可表白。萬一你不去找他。他有了立身本事。不免被捷足者先得。另締良緣。則你兩人的破鏡就沒有重圓之望了。絮青聽了。只顧默默的出神。也不置可否。那徐劍霜也不待他回答。就催他一同到一品香。把寄存東西取回。免生意外。絮青果然跟他坐了汽車。到一品香把賬目算清。寄存的東西逐件點清。一些不少。兩人就携上汽車。仍回原處不提。如今再講汪惠人和擎雲閣。睡了一宵。次日惠人想着徐小姐的叮囑。就要動身。却被擎雲閣緊緊看住不放他走。又命一班房侍輪流軟禁。連門口都不准他跨出一步。所以外邊憑你鬧什麼事。他一些也不會知道。那擎雲閣却暗暗的命人打探孫宅婚事。不多時就回來報告。曉得孫三婚事決裂。新娘被人救出。落了一個沒收場。却把擎雲閣嚇了一跳。他嚇的並不是孫三事決裂。只憂楊小姐一旦潔身脫險。要給惠人知道。就要逃回。重續鸞膠。則自

己也要連帶失敗。故一面把惠人緊緊瞞住。不使他知道。也不准他出外。一面自己暗暗的打算計畫。反來覆去。想了幾日。居然被他想出一條三十六着的最上上。着他想孫三爲人。十分狠毒。他乘吾患難時候。逼着一紙身契。以後就挾制我幹這生涯。他却坐守實利。我要和他脫離。一來勢力不敵。二則他有憑有據。沒奈何他。我早有心給他個脚底看。只是沒有機會。現在恰巧有這絕妙的當勢。因爲他和楊小姐結婚。他們合家姊妹。都要爭出風頭。由孫三出面。向同行姊妹。及公館的姨太太們。租了許多珍珠寶鑽。統計不下四五萬金。他現在遭了變故。沒有精神去一一送還。却托我去代爲分送。況且有幾個月。的生意上墊款。他兀沒有取去。也有七八千金。吾何勿將他一古腦兒。照數全收。捲了這批財物。和惠人逃到僻遠省分。兩人過快樂日子。足夠一生的揮霍。好在這些錢物。不是他自己。便是他租來的。將來由他一人晦氣。去一一賠償。倘賠不出。還要讓他嘗嘗外國官司的滋味。方出我

一口悶氣。況且惠人對於楊小姐。沒有曉得臨婚變卦的事。正可使兩人離開。永不見面。方免刺破機關。於是打定主意。就向惠人說明此意。因他知道惠人胆細。把租來代還的東西。都說自己的。將來兩人到了別處。儘够一生用度。無如惠人堅守徐小姐的囑咐。不肯帶他同走。經不得擎雲閣妙舌如蓮。竭力慫恿。把惠人的心。漸漸說動。他想現在自己。已經是沒有妻子的人。就娶了他也。沒有什麼關碍。況且他很有錢賠貼我。難道他稱不得。花魁女第二麼。就是回到家中。叔父見了這有賠嫁的姪媳婦。諒也不至驅逐不認。於是就點頭允可。兩人歎歎喜喜的密議動身。先把阿金支使開了。先叫惠人携了大批飾物。捲了兩大包裏。只說惠人的行李。叫他先趁火車到南京。在車站等候着。自己隨後只藏了些輕貴東西。一個人悄悄地。到了車站。買了票。跳上火車。一聲汽笛。早已去得無影無踪。再說他堂子裏懂些事的阿金。早已被他支使開了。替他奔了一回。就回到自己小房子裏。摟着馬夫睡。

覺剩下這班飯桶龜奴大姐。除了賊客之外。別的都不知道。見擎雲閣到深夜。仍舊沒歸。就把窮門閉上。睡他們的春秋。覺直到次日晚上。阿金纔慢慢的上生意。走到房內。不見擎雲閣。問起情由。方知昨夜未歸。一看惠人也不知去向。一想他是自己身體。又沒有虧空。諒必不至逃走。當晚守了一夜。依然不回。那阿金不免着急起來。一想別的地方。沒有關係。還是去報孫公館罷。於是奔到孫公館。找着孫三。把擎雲閣兩日不回的話告知。把孫三嚇得一身極汗。慌忙趕到清和坊。擎雲閣房內。打開櫥兒箱兒盒兒細細一瞧。只見都是空空如也。嚇得孫三叫苦不迭。忽然想着前天叫他代還飾物。不知去還了沒有。馬上差人去分頭一打探。都說並沒交還。可憐孫三。這第二嚇。比第一嚇。還要加上十倍。魂靈兒直出泥丸宮。往西。比利亞。兜了一個大圈子。纔慢慢筆回到殼中。孫三才悠悠醒轉。突然間。又搶着一柄剪刀。往喉管裏就扎。幸虧阿金手快。把他搶脫。衆人不敢耽擱。就把他送回公館。闔家大

小聞了此信也嚇得個面如土色。只得一面把孫三勸住。一面由老頭子出場。報了捕房。派人各處偵緝。却那裏找得着。其實他們兩人早已往南京過江。趁了火車。天津也快到了。只苦了孫三。自己丟掉幾個錢。還不打緊。但是租首飾的人家。聞了這個信息。都來向他催索。可憐他那裏有這一大票現錢去賠人家。要是不賠。那班人都似虎如狼。逼着坐索。刻不待緩。若再延宕。他們就要去新衙門控告。一旦起訴。不但錢不能少。還要受公堂提訊。押交原物。吃了官司。破壞名譽。那孫公館三少爺的幌子。就不能再裝了。這纔更不值得。於是幸虧老頭子仗着亡清遺宦社會名人去賣老臉子。向各租戶婉轉情商。央人勸告。纔定出一個辦法。把各家失物。估計價值。打些折頭。由老頭子出面。親立借據。挨期拔還。那各租戶一來。念他是被人捲逃。一時實在沒錢償還。若鬧穿了。他索性挺吃官司。反弄得分文無着。二則老頭子。雖然是一個著名滑頭。終究是名列縉紳。不得不給他一個臉子。賣一個

順水人情。撈些本錢罷子。因此這孫三官司。總算免了。却措了一身債。弄得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的報應）憑你東拐西騙。一時那裏還得清。這也是他千方百計。破人婚姻。別人的妻子奪不着。反賠掉一個愛妾。不算還貼上許多賠嫁資。這口毒氣。無從發洩。只好呵在徐小姐一人身上。徐圖報復不提。再說汪惠人和擎雲閣兩人。在南京站碰了頭。兩人連夜渡江到浦口。趁上津浦車。一路談談講講。煞是有興。不多幾天。已經到了天津。揀了一座著名的。大棧房。叫做佛照樓。安頓行李。權且住下。依着惠人意思。就想進京。無如擎雲閣初到這裏。要玩一個暢快。定要多住幾天。惠人不便掃他遊興。只得依他多住幾日。一日午後。惠人擎雲閣遊罷歸來。見棧房門口。站着許多衛隊。嚴裝整肅。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分做兩行排列。兩人走進棧房。只見許多箱件雜物。堆了一屋子。那棧裏頭幾個茶房。都一色穿着簇新竹布長衫。奔出奔進。非常忙碌。惠人不知今天到了什麼闊人。如此大排場。就把一

個茶房喊住。問他今天到的什麼人。那茶房鬼祟崇的答道。輕口些。今天是廣東省長。從京裏覲見回來。在此做行轅。不久就要回廣東去的。惠人又問省長姓什麼。茶房輕輕的回了一個桃字。就頭也不回。逕自去奉承省長去了。惠人和擎雲閣走到裏面。正要跨上扶梯。忽然樓上一聲怪叫。樓下一班丘八。噉然接應。從上至下。由下傳至外邊。不論軍官兵士。都一齊聲附和接應。比之鄉間。騎樑叫喜。紹興高調。還要聯絡。嚇得惠人擎雲閣。慌忙縮脚不迭。原來這一聲怪叫。就是省長下樓的威喝。好使閑人迴避。惠人倆躲到滴水簷前。遠遠站着。見樓上走下兩人。一長一矮。都留着一撮燕尾鬚。穿着一身軍服。那一個長的穿得格外漂亮。胸前金章疊疊。紫綬輝煌。赤糖色的臉兒。露出一副威嚴華貴的氣象。身材也十分雄壯。大約這位就是省長。那省長剛下扶梯。那一班軍官侍衛。喊了聲立正。一齊舉手。向着省長行敬禮。那省長好似不見不聞。只把眼兒四下一轉。忽然轉到擎雲閣。就頓時攔住。

兩人的眼綫射個正着。像觸電一般。絞結不解。原來擎雲閣是南方裝束。格外漂亮。加以天生妖艷。比之北地胭脂。自覺超羣絕俗。所以居然擋得住省長的貴目。當下省長出門。自去拜他的客。惠人擎雲閣也回他自己的房間。一宵無話。到了次日早晨。忽然茶房持進一張卡片。上書省署秘書李墨仙。惠人一想。我從來沒有做官的朋友。也不認識這人。不要投錯了。忙問茶房。他什麼說。茶房道。他指明要拜這裏汪惠人汪老爺。沒有錯的。惠人聽了不錯。只得把他請進一看。原來就是昨天和省長一同下樓的這一個矮偉人。當下不敢待慢。讓坐送茶。問起姓名。方知他就叫李墨仙。那李墨仙也詳詳細細。問惠人的家譜歷史。惠人就以實奉告。墨仙聽了。掀髯大笑道。怪道敝省長說有些面熟。原來就是足下。惠人忙問什麼緣故。墨仙道。昨天敝居停見了足下面善。後來就命兄弟到賬房一查姓名。他聽了。就疑心故人的後系。所以命兄弟特來拜訪。今一詢。令先尊的台諱。果然一點不錯。原來令先

尊在日。與敝居停相友善。那時足下年還幼稚。現在年雖長成。那面目之間。還有些依稀彷彿。既然兩邊都是世交。少停怕還要屈駕到敝居停那裏。坐。說完就起身告退。惠人送出房門。一躬而別。歇了不多時。就有一位軍官。同茶房捧着省長名片。來請惠人過去談談。惠人接着名片一瞧。見印着廣東省長兼師長總司令桃志堯的名字。惠人見貴人相召。不敢怠慢。忙整整衣冠。同着來人。到了省長的客室。不知見了省長。有何事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充錄事扶搖入雲路

洩冤狀肘腋起風波

却說汪惠人。應召到了省長客室。早見方才來的一位秘書李墨仙。含笑相迎。請進客室坐下。不多時。裏面踱出一位。昨天瞧見的那位省長。墨仙就替他介紹。惠人知是父執前輩。就恭恭敬敬的行了三鞠躬大禮。那省長答了一禮。在主席上坐下。重新問了一遍歷史。又問惠人現在那裏辦事。在這裏

幹什麼。同來的有幾人。惠人一一實告。獨有把擊雲閣的出身瞞過。推說自己的妻子。那省長道。你令尊在日。與我相契極深。可惜他不壽。現在你既是故人之子。也就是我的老世姪。理應略盡友誼。現在你既沒事。何勿隨我入粵。找個事兒做做。圖一個出身。替你先人掙些榮譽。也不枉我相識一場。但是我明天就要動身。你如願意同去。可以不必進京。待到任後。給你叔父一個信。也是一般。不知你的意思如何。請你少停回覆。說罷就端茶送客。惠人也退出客室。回到自己房內。與擊雲閣商議。那擊雲閣心裏。正畏進京。所以藉故逗留。他因為怕惠人的叔父。家庭拘束。不得自由。而且自己出身低微。有些心虛。恐露馬脚。今日天遂人願。難得有貴人提拔。正可一雙兩好。自由快樂。當下心花怒放。一力慫恿惠人。馬上隨同入粵。不必進京。惠人也有些怕叔父根究。深表同情。於是就去回覆省長。表明願意携眷隨同到任。省長自然答應。命他準備一起動身。從此惠人擊雲閣進出一班軍士。不似昨天。

那般威喝。居然也舉手致敬。那一班勢利茶房。也不像昨天鬼鬼祟祟。喊他輕口些的神氣。正是昨日。今朝大不同。把個擎雲閣。樂得手舞足蹈。好似從十八層地獄。轟到三十三天。也不知自己身格。貴到什麼地位。閑文少表。到了次日。一行人衆。水陸並行。不上幾天。已到廣東。沿途軍警官僚。迎接保護。十分榮耀。省長回到公署。把惠人等就在署內。權且安頓。不多幾日。那省長就把他薦到軍政執法處那裏。充一名錄事。惠人到了執法處。見了這位執法處處長。原來這處長。年紀很輕。也不過三十有零。却一表堂堂。十分英俊。是浙江人氏。姓余。名叫雙人。因爲遭逢不幸。投筆從戎。隨着本省督軍。驅除龍逆。忿不願身。越是捨身樂死。偏獲生全。督軍敬他勇敢。念他血戰功勳。纔命他做這裏的軍政執法長。而且特設機關。實行司法獨立。就是督軍。也不去侵他職權。遑論省長。憑你勢力滔天。不犯到他手裏。便罷。若犯到他手內。真是執法無私。不容情面。所以闔省軍警。見到他。無不聞風股慄。不敢藐視。

就是省長與他有些不滿也。莫奈何他。因爲他抱定宗旨。不怕死。不戀位。不貪財。不比這省長名雖文職。實則擁兵思逞。與督軍完全水火。可稱同僚。異志。積不相能。今日把惠人薦到執法處。雙人意思本想拒却。後來一見惠人是個文秀書生。舉止誠樸。姑且試用。惠人見有了位置。自然誠誠懇懇的實心任事。雙人也另眼相看。十分契合。再說擎雲閣。安居省署。日間惠人出去辦事。自己殊覺無聊。於是以通家之好。賓主之情。與那一班省長的姨太太們。互相往來。情投意愜。漸漸的由姨太太之介紹。晉接省長。那省長本來在佛照樓。中了擎雲閣目電之後。早有私心。對於惠人的交誼。是醉翁之意。如今已入甕中。豈肯輕易放過。那擎雲閣也久慕省長威儀。正欲趨炎附勢。兩心相印。自易搆通。只把一個惠人。朦在鼓裏。一些沒有知道。起初還顧全體面。不敢十分放胆。後來欺惠人懦弱。且寄人籬下。孤立無助。索性停眠整宿起來。將惠人冷落一邊。惠人也漸漸有些疑惑。只是省長是他父執。職高望

重他後房不少姬妾。難道偏偏要佔世姪的媳婦麼。因此不便根究。一天一天的因循下去。不料你越是因循。擊雲閣的胆越大。居然寵愛一身壓倒六宮粉黛。那班姬妾。見生生地被你一人佔奪。如何容忍得下。就掀風鼓浪。醋海生波。終日裏。不是詬誶勃谿。便是競夕爭先。堂堂省公署。變作醋槽坊。酸氣澎湃。漸漸沖到外人耳中。大家都當一樁新聞。艷史津津樂道。起初還避着惠人顏面。不敢昌言無忌。後來見惠人一味裝聾作啞。認他有意縱使美人計。媚省長。固祿位。那些人格稍高的。只心中瞧不起他。不去把他糟塌。那刻薄的。就不免冷嘲熱罵。稱他做裙帶錄事。開眼先生。那更下作的。不但嘲笑。反去運動他。在夫人跟前說句好話。仗夫人情面。求省長栽培。把一個惠人羞得置身無地。忿火中燒。再也按捺不住。就和擊雲閣大動干戈。想以後就禁止他往來。那一位擊雲閣。是何等潑辣。豈肯受你節制。頓時大發咆哮。口口聲聲。你化了多少錢。娶他的。好來拘束他。差不多現在吃的着的。用

的都靠着。他活性命。自己還不明白些。反要搭着丈夫臭架子。來管老婆。好不害臊。把一個汪惠人氣得啞口無言。忽想起了徐小姐的臨別贈言。說這擎雲閣不是好人。若共居處。必遭其害。今日果應其言。他現在仗着省長勢力。欺我孤立無助。我若再容忍下去。真成了開眼的動物。要給徐小姐知道。又要笑我名副其實。枉爲人了。我今日寧爲玉碎。不願瓦全。偏要和他拼一個死活。雖然自己曉得。卵石不敵。但是民國司法獨立。憑你大總統違法。也須彈劾。莫說你一個省長。就可非法強佔。今日多做幾張詞狀。先從執法處告起。不准再到軍署。軍署不准。到大理院。總有一個不畏強權的法官。替他伸雪。當時想定主意。也不和擎雲閣鬥嘴。一人逕自進房。提起筆兒。反反覆覆。詳詳細細。擬定一張草稿。讀了一遍。覺着可以適用。然後謄正。共繕三份。預備分途上告。再講擎雲閣見他不回嘴。反靜悄悄的進房去了。到弄得摸不着頭腦。就躡手躡腳。挨到他房門口。細細一張。見他一個人呶呶唔唔。埋

頭伏案做文章。見他謄了一張又一張。很像十分重要。可恨自己不識字。不能去瞧。又見他把三張寫好。將起先寫的一張草稿。攔了攔。隨手擗在紙籠裏。擎雲閣一見頓時得了主意。忙命丫頭假做送茶溜進去。把籠內面上一攔黃紙卷兒。暗暗偷出。展開一看。正是方才他謄的那張草稿。自己不識。只好袖了去找省長。給他代看。省長接來一瞧。不禁嚇了一跳。怪叫道。這小子好大胆。敢把老子都告起來了。別的不打緊。萬一他竟跑到北京。那些窮法。官瞧得我眼紅。正想找些事兒。和我纏擾。倘果真弄道命令。交本省督軍查覆。那老蠻子。又是我的死對頭。說不定還要趁勢踏沉船。把我的短處和盤托出。這就糟了。這教我什麼辦呢。現在又不能把這小子找來。當面道歉。說明原物。奉趙不再相犯。求他免告。這如何說得出口呢。一時把位省長搔耳撓腮。不得主意。那擎雲閣却和沒事人一般。只顧嘻嘻冷笑。省長問他爲何訕笑。擎雲閣道。我不笑別的。只笑你枉空做了一省之長。連一個窮小子都

害怕。要使我做了省長。這有什麼難處。他要告我。我就把他拘禁起來。難道他能插翅飛去不成。省長道。好風涼話兒。好端端把一個人拘禁。人家不要議論。況且拘得住他身。拘不住他心與口。他身體雖禁着。他暗底下。只消給一封信。他叔父。叫他代訴。或是直接郵遞冤狀。或是口訴奸情。使人知曉。那更糟了。那擎雲閣想了一想。把牙齒一咬道。如此把他槍斃了。滅了口。死了心。乾乾淨淨。看他再有什麼法子來告我們。省長拍手道。這纔是最上妙着。我生平別的不在行。惟有殺人兩字。是我一等拿手戲。莫說一個單身小子。就是從前。口口會上。我只一聲。唵。哨。憑你擁着。成。千。整。百。的。衛。隊。殺。得。一。命。不。留。好。不。爽。快。但。這。惠。人。總。算。是。我。的。老。世。姪。別。人。背。後。不。要。議。論。我。爲。善。不。終。麼。擎。雲。閣。聽。了。禁。不。住。喇。的。一。笑。把。嘴。一。披。道。呸。虧。你。有。這。副。厚。臉。却。來。真。人。面。前。說。假。話。你。說。和。他。老。子。要。好。我。且。問。你。他。老。子。的。相。貌。什。麼。樣。有。鬚。沒。鬚。單。有。惠。人。這。呆。小。子。來。相。信。上。你。當。低。着。頭。認。人。家。叔。父。世。界。上。

豈有做叔父的。摟着姪媳婦。睡覺還要說仁道義假惺惺。那省長聽了。把他粉臉上。搯了一把。道你這輕嘴薄舌的小妖魔。你到是個直捷爽快的好人。丟下兩人的暗議。再講那汪惠人。一個子躊躇了一夜。準備明日如何告法。不料次日早晨。剛剛起身。就有幾個如狼似虎的兵士。跟着一個雄糾糾的軍官。奔到惠人房間。鐵青了面孔。摸出一張省署司法處的傳單。照一照面。就不問情由。走過兩個兵士。把惠人一邊一隻手。緊緊執住。擁着直往司法處而去。不一回到了司法處。把他推上法庭。兩邊一集齊。站着兩行兵士。個個面帶殺氣。十分威肅。堂上坐着一位軍官。也是八字式的鬍子。黑沉沉的臉龐。兩隻三角眼。燦燦放光。一面孔。橫肉鐵青。可怕。大約這位就是司法長。可憐惠人戰戰兢兢。宛如小鬼見閻王。只得硬着頭皮。行了一個鞠躬禮。那司法長安坐不動。只把頭略點一點。就放出喊口令般的聲氣。問道。你是汪惠人麼。惠人答應了個是字。那法官就把台上一封信擲下。交惠人自己去閱。

別有見地

人家拿性命來體諒你

看惠人抖瑟瑟拾起。打開細細一瞧。嚇得魂不附體。極口聲冤。原來這封信。是瓊崖逆黨。謀攻省城。寫給惠人。叫他準備內應的話。惠人一想。這是從那裏說起。自己並不認識這班逆黨。如何會寫信給他。這定是有人陷害。捏造假信無疑。當下忙把冤枉的話。一一聲訴。那法官却一陣冷笑道。冤枉。不冤枉呢。我也不知道。大凡十個犯人。到了堂上。九個喊冤。枉那冤枉的話。彷彿是犯人。一句客氣應酬話兒。你這件案子。是省長交下的。你是省長。一手提拔的人。難道省長肯害你。造這假信不成。（誠如尊言）現在我這裏是證據確鑿。你招與不招。一點沒相干。你要肯招。總算你是體諒我。你要不招。也儘可不必費心。我這裏的手續。很簡單的。不比那班弄筆書生。一樁案子。鬧上一年半載。兀自一點沒有決斷。我只消一宣佈。就執行。統共不消一個鐘頭。就完了。那惠人不由大吃一驚。道。這個且請長官慢慢宣布。我這事是實情。冤枉的。斷不能憑着一紙空信。就定我的罪狀。必須要調查這信的來踪。

去迹。經過幾次法律上的偵查。方成信讞。再者我是並非軍界人。不能以軍法判斷。而且我是有職司的人。自有本管長官處理。現在要求上官。能够把我超豁。固妙。如或不能。懇求轉解本管衙門審理。實感公德。那法官冷笑道。你要講法律。須到大理院去。現在來不及了。這理法律兩字。是不適用的。只知道軍法。從事你要喊冤。枉却還早哩。等到森羅殿上。儘你喊叫。若說解到貴衙門審理。哼哼。這却對你不起。你以謂有上官袒護。可以循情。你休瞧不起本官。本官却是執法無私。但凡犯人進到這裏。本來拖到就砍。拿到就切。本官念你是個文縐縐的。所以細細的審問。但是也不能多耽時刻。因為省長限定時刻。八點鐘審九點鐘。處決九點一刻。就要繳令。就叫閻王註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到是二簧法律）說罷。摸出表來一瞧。說時候已到。突然眉毛一豎。怪眼圓睜。把桌子一撞。喝聲來。就奔上幾個兵士。恭聽下。令。那法官朗朗的宣布道。奉省長兼司令桃軍令。將私通逆黨。謀陷省城。

犯汪惠人一名。訊明證據確鑿。無可諱飾。當卽驗明正身。按照軍律執行槍決。宣佈方畢。早走過幾個兵士。摸出一方白布。把惠人耳目口鼻緊緊紮住。可憐惠人嘴裏要想喊叫。被那白布紮得緊緊的。休想開得出口。連呼吸也幾乎停止。不知惠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汪錄事含冤獲罪

余執法仗義秉公

却說汪惠人冤遭槍決。被軍士把兩目緊緊紮沒。布方紮妥。那兩隻手也隨着反剪。繩穿索綁。生拖硬拽。把他推出司法處。一路推推擁擁。經過二堂大堂。到了頭門。照牆脚下。就要舉槍致敬。（比初遇省長時還少一舉手禮。）可憐汪惠人一肚皮冤氣。封閉了五管眼。見得槍聲一響。就要魂離軀殼。此時真是叫天不應。呼地無靈。他別人倒俱不慌卦。只有一個公園贈銀的徐小姐。臨死不能丟掉。他因爲想着徐劍霜臨走時。何等叮囑。叫我弗再與擎雲。

閣相處。否則必遭其害。今日果應此言。橫被殺身之禍。可憐他還眼肥。望我讀書成名。那裏知道我中途遇害。將來他還不免要疑心。我得得意忘恩。想不到我是命中註定。必要死於女人之手。起先爲了楊絮青。欲投江一死。現在爲了擎雲閣。死得更慘。屍骨飄零。魂留客地。瞎如今是再沒有第二個徐小姐來救我了。死後有知。定從魂夢中謝你恩惠。絕你期望。他一個人自思自歎。閉目待斃。按照小說先例。當此危急。當兒必然一陣狂風吹出。一位太白金星。但是今天太白金星不得空。所以請出一位代表。這一位代表是誰。原來就是那軍政執法處處長余雙人。但這余雙人爲何不前。後適到這裏來呢。也有個緣故。原來雙人與惠人雖然名義上是處長錄事階級懸殊。私誼上却如兄弟。若弟十分契洽。他見惠人兩日不來辦公。必然有什麼特別事故。否則決不肯拋廢公務。今日恰巧有些小事。須與省長接洽。順便一望惠人。所以絕早就帶了侍從。上了坐騎。逕到省公署。不料一匹馬剛到省署。

頭門見擲出一名人犯。那臉兒已經紮沒。瞧不出是誰。不過監刑的沒有出來喊口令。所以還沒有執行槍決。正要探問。只見一位軍官。踱出後面。一人攆着一塊犯。由牌。雙人仔細一瞧。只見有汪惠人三字。嚇了一跳。頓時來不及細看。且把這軍官擋住。行刑。再作計較。當下把軍官打了個照面。那軍官就是方才的司法官。因為鄭重此事。親自監刑。那軍官一見余雙人。不覺一呆。知道這人是不好惹的。忙行了一個軍禮。雙人也答了一禮。忙問這汪某犯了何罪。突然槍決。那法官就告訴一遍。雙人道這事情的虛實。吾也不知道。但這汪某是我的屬員。理應先交我審問明白。才可送請執行。今日我先要求將此人帶至敝衙門審問明白。然後送回煩你轉告省長。諒也沒有不允的道理。那軍法官很做出爲難的神氣道。這個却萬難從命。因爲這起人犯是省長交下。限定時刻。要九點一刻去交令的。誰敢耽延私行。交給雙人道。胡說。現在又不是專制時候的。聖旨殺人。必定要午時三刻。現當民國時。

代槍決人犯什麼也要准時。限刻吾既當了軍政總執法。你們官是文官。行的又是軍令。況且這人是我管轄。難道不能干預麼。你既不敢擅專。我也不怪。現在只請你吩咐手下暫緩執行。我同你去面見省長。再作道理。那軍法官欲待不允。無如他是本省軍政總執法。由大總統明令督軍的擁護。差不多自己一個小小司令部的執法官。還是他的屬僚。如何違背。只得傳命行刑的兵士。把人犯好好看守。待他見了省長。然後再喝令槍決。手下的是然爭先答應。兩人就一同入內。剛到內宅門口。那看門的守衛。見本署法官同着。知道有重要事故。慌忙進內稟告省長。省長一聽。雙人同軍法處一同請見。知道有些不妙。他想這冤家不先不後。偏偏在這要緊當兒來請見。必定是替汪惠人討情。但本來討個把人也沒甚希罕。獨有這惠人。我已經與他反臉。再不能留着活口。任他揭露真相。暗圖報復。真如騎虎之勢。我不殺他。他必殺我。於是忙傳令擋駕。却那裏擋得住。早已同着本署軍官。逕進內。

堂口口聲聲說有重要機密。必須面見省長。省長知道躲不過。只得硬着頭皮出來相見。雙人見了省長。就把要求將惠人交他帶回。重訊的話說了一遍。省長搖着頭道。別的事情總可商量。獨有這惠人。却萬難從命。你不知道他。把着私通逆寇。圖陷省城的重罪。萬一洩漏風聲。闔城震動。這個干係。我却萬萬不能擔當。所以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法。把他審實。口供悄悄。以軍令槍決。就可弭患無形。省得人民惶惑。雙人見他用大題目壓人。不禁暗暗好笑。想你去嚇鬼。當下就朗朗的駁道。省長怕洩漏風聲。人民謠惑。但執法處承辦以來。像這種案件。不知經過幾百起。未決以前。從沒有洩漏過風聲。謠惑過人民。判決之後。大患已除。自然堂堂宣佈。明正典刑。像這汪惠人。既牽涉軍事範圍。而且又是敵衙的屬員。理應歸敵處訊問。明白呈明督軍。請令定奪。斷不能買貿然。只憑了一紙空書。就作殺人的證據。況且惠人是省長的世姪。今日省長固然大義滅親。但處長與惠人。雖非世交。却深曉得他。

是個誠謹書生。斷沒有通逆的胆量。內中必有奸人作祟。捏書誣陷。我願以身家性命担保。汪惠人無異志。省長聽了。不由一驚。暗想。照這樣辦法。就完了。不但惠人不得死。連捏書誣陷。都要根究。却不瞞你說。那奸人作祟。就是區區本省長。這事是萬不能容你胡鬧了。當下就含笑道。貴處長的話。呢。是不差。惠人雖是你那邊人。但是我的原介紹。不能不負責任。而且他是我的世姪。若非證據鑿鑿。我豈肯不顧私誼。貿然槍斃。實在他是情真罪當。勸你不必多事。罷。雙人見他不允。只得硬挺道。不論情實。情虛。公誼。私情。國家既設有立法機關。凡牽着軍事。犯總要歸軍法處一問。職責所在。不能放棄。請省長原諒。那省長見他執意挺撞。也不由得惱羞成怒。道。我做了一省長。官難道不能處決一囚徒。反要請命於你。不成。雙人道。現在軍民分治。省長只有清理民政。凡有軍事。人犯。應歸督軍管轄。由督軍發交執法處。纔合法。定手。續。今省長不但侵佔督軍權限。而且破壞立法。如何可行。省長道。吾兼師。

長總司令資格。難道軍令都不行。雙人道師長軍令。雖行。但這汪惠人。既不
是軍界人物。就算是軍人。但一牽涉犯罪行爲。就入軍政執法官的權限。以
內不獨師長不能侵佔。就督軍也不能干頂。否則要這執法處。何用省長大
怒道。吓誰來承認你這執法處。雙人道。我本不勞省長的承認。請問省長大
總統的命令。承認不承認。如不承認。則省長師長總司令一概可以不承認。
須知我這位置。並不是武力私佔來的。是拼性命血戰功勳換來的。休得
小覷了我。我那省長見他揭着他的痛瘡。益發咆哮道。誰是私佔的好大的執
法處。竟敢挺撞省長。藐視軍令。今日不給你個利害。諒你也不知道。我的手
段。說到此處。不由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把抬子一碰。喊了一個來。字也
不知道他要傳什麼。令把雙人什麼樣。正在不得開交時候。却突然報進說。
督軍親到。要會省長。省長聽了。不敢怠慢。忙說一個請字。就要想去迎接。那
督軍早已慌慌忙忙奔了進來。和省長見禮坐下。那雙人也過來見了禮。督

軍開口道：「我適才得了雙人的衛隊來報告說：雙人和省長有些爭執。我知雙人是年輕，有些孩子氣，不要兩人爭執不下，傷了和氣。所以我急急的趕來排解。究屬爲了什麼事，也值得這般堅執。那省長就把惠人的罪狀和雙人的挺撞告訴一遍。那督軍却一團和氣，笑吟吟的勸道：『雙人年輕，性情執拗，你總要瞧老夫分上，不要和他一般見識。大家一塊兒辦事，總要和衷共濟，不可稍存意見。』又向雙人道：『你雖然是爭你自己的職權，但是也要原諒省長的苦心。他是爲保護地方，顧全治安起見，略爲操切一些，你就疑心他有別種緣故。這就是你的誤會了。現在我來做一個和事，老把這樁難題當場解決，使兩方面都能滿意。各釋意見，要誰不答應，就是不給我臉子。那就不興。那省長與雙人均應聲願遵。督軍裁斷督軍道：『那惠人雖然有通敵嫌疑，但證據只有一封空信，難保無冤家傾陷情事。是對於證據上總算不能十分充足，然亦不便逕行宣告無罪。鄙意擬將他暫緩死刑，先監禁他三年。』

再。察。看。形。狀。如。果。有。不。軌。痕。迹。再。處。死。刑。不。遲。如。三。年。內。無。甚。變。故。就。把。他。開。釋。你。們。意。下。如。何。兩。人。聽。了。恰。恰。與。督。軍。說。的。兩。方。滿。意。成。一。反。比。例。弄。得。大。家。不。滿。意。在。省。長。一。心。要。殺。他。以。滅。口。在。雙。人。一。心。念。他。是。冤。枉。這。三。年。地。獄。一。嘗。像。他。這。樣。瘦。弱。書。生。准。死。不。得。活。兩。人。心。中。雖。然。不。願。但。是。又。不。便。拂。督。軍。面。子。大。家。落。一。個。沒。收。場。有。大。大。的。不。便。於。是。不。約。而。同。都。道。願。聽。督。軍。判。斷。那。督。軍。就。請。省。長。傳。諭。軍。士。把。惠。人。放。回。犯。由。牌。除。掉。省。長。自。然。照。辦。就。命。方。才。承。審。法。官。出。去。照。行。不。多。時。那。承。審。的。就。把。惠。人。繩。索。白。布。統。統。解。除。帶。進。內。客。廳。見。了。省。長。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無。如。一。個。堂。上。客。一。個。階。下。囚。奈。何。他。不。得。只。把。他。盯。了。一。眼。那。助。惡。的。承。審。官。却。提。着。喉。嚨。拍。省。長。的。馬。屁。喝。令。惠。人。謝。省。長。可。憐。惠。人。沒。法。忍。着。一。股。冤。氣。舍。着。兩。眶。眼。淚。向。省。長。鞠。了。一。鞠。躬。迸。出。謝。省。長。三。個。字。喉。嚨。口。早。已。噎。不。成。聲。那。省。長。也。良。心。一。現。臉。兒。一。紅。就。喊。他。謝。督。軍。法。外。施。仁。那。惠。人。聽。見。謝。督。軍。

却情。情願。深。深。的。行。了。三。鞠。躬。那。督。軍。見。他。誠。懇。態。度。文。質。彬。彬。不。由。一。驚。他。想。這。樣。瘦。怯。書。生。如。何。會。通。敵。明。明。是。有。人。害。他。瞧。方。才。謝。省。長。那。副。委。屈。情。形。莫。非。就。是。省。長。害。他。的。不。成。阿。吓。可。惜。現。在。已。經。遲。了。不。能。反。悔。可。憐。這。等。嬌。弱。三。年。一。禁。不。死。幾。稀。莫。怪。雙。人。觸。動。俠。腸。大。發。牛。性。連。自。己。的。身。臨。危。地。都。不。顧。要。不。是。我。親。到。恐。怕。他。二。人。都。要。遭。人。毒。手。不。禁。暗。暗。的。歎。息。再。講。惠。人。謝。了。督。軍。一。見。雙。人。把。滿。肚。皮。怨。氣。酸。氣。忿。氣。一。古。腦。兒。盡。情。從。眼。中。發。洩。淚。落。如。穿。珠。斷。線。活。似。失。落。的。孩。子。見。了。慈。母。一。般。只。不。便。放。聲。大。哭。也。不。須。別。人。命。他。道。謝。他。自。己。會。情。情。願。願。的。行。了。三。鞠。躬。謝。他。救。命。之。恩。那。雙。人。也。答。禮。相。還。見。他。這。般。委。屈。禁。不。住。也。陪。了。兩。滴。傷。心。淚。只。把。一。位。省。長。氣。得。發。昏。他。見。當。着。衆。人。對。自。己。行。一。鞠。躬。還。勉。勉。強。強。很。不。情。願。他。對。別。人。都。是。深。深。三。鞠。躬。這。不。是。明。明。羞。辱。我。麼。恨。不。得。把。他。立。時。槍。斃。可。惜。有。督。軍。等。在。這。裏。不。便。反。臉。只。得。把。一。股。怒。氣。壓。住。喝。手。下。

人帶刑具。不一時刑具拿到。把汪惠人足鐐。手銬。鐵索。環。噹。頓時一位風流子弟。剎時間變作叛逆囚徒。由幾名軍士押着。奉了省長命。解往陸軍監獄收禁。自去嘗那鐵窗風雨的滋味。不提。那督軍與雙人見事已完畢。也就起身告辭。省長照例送出大門一躬而別。省長自去銷警雲閣的差。那警雲閣見計策只行了半條。雖然不滿意。防他三年之後。前來報復。但事已如此。只好慢慢打算。眼前就可安安穩穩的做姨太太。與省長朝歡暮樂。也不顧別人獄底淒涼。這婦人的惡毒。可稱與孫三無獨有偶。也是惠人不辨賢奸。負了楊絮青的報應。那督軍又叮囑雙人。以後不可身臨險地。和人爭執。兩人各自分別。各歸衙第。那雙人又去派人把惠人的內幕。調查得明明白白。方曉得都是爲了一婦人。釀成這般冤獄。但是自己也不能替他平反。因爲礙着督軍調人的面子。萬一因一點小事。牽動軍民兩署的風潮。有關大局。只好暫且隱忍不提。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尋夫遠適京華道

弱女權充典獄官

却說上海楊絮青自從被徐劍霜救出。兩人水乳交融。如同姊妹。住在徐宅。同起同臥。跬步不離。但是劍霜常常想起。絮青對於惠人的心跡。未曾表明。終竟放心不下。時時促絮青進京一探。絮青雖也一般心事。只是羞人答答。不好意思。去千里迢迢。找老公。二則捨不得離開劍霜。所以一日一日。只顧因循下去。一連數月。却被劍霜催逼不過。只好整頓行裝。子身就道。過了南京。直往燕都進發。不久到了天津。命人代找棧房歇宿。恰巧又找着佛照樓。與從前惠人擎雲閣住過的一家。此時絮青不比從前那般靚樣兒。自經劍霜一番陶鎔。出落得精練圓滑。舉止大方。人家都認做他是女界偉人。革命志士。所以只有趨奉之誠。毫無怠慢之處。當晚就在佛照樓。覓了一所清暢房間住下。一時翻來覆去睡不着。見時候甚早。命茶房去賣了些水菓消

遣。順便和茶房攀談。問問風土人情。講講著名勝蹟。忽然想起惠人進京。想必也從這裏經過。或者這裏是著名大棧房。他也住過。就無意中問起二三十個月前頭。吾有一位親戚。姓汪名惠人。也是北邊人。操南方口音。年紀二十左右。小白臉。中身材。聞得他說。也在這裏住過。你可記得。那茶房想了一回道。有的有的。講起這位汪先生。真是話長哩。他也是從上海來。還同一個女子。一起來的。絮青聽了一呆。暗想這女子是誰。難道擎雲閣。果真是他拐逃不成。當下不去攔斷他話頭。接着問下去。那茶房又道。也是那汪先生時來福湊。剛巧有一位廣東省長桃志堯。從京內覲見回來。也在這裏耽擱。和這位汪先生初不相識。後來一見面。那省長覺得有些面善。一問他家世。原來就是省長的老世姪。所以馬上就叫他不必回去。就同他到廣東任上去辦事。那汪先生就攜着女眷。一同到廣東去了。小姐你想這汪先生的運氣。真是不差。絮青聽了。終覺有些疑心。一來同着一個女子就不對。二則他從來

沒有聽見說過。有世交父執做省長的。但聽他說的時候。神情恰似惠人。但是他們有客人經過。終要落底簿。吾何勿去查他底簿。也可再問賬房裏的說話。與他同不同。想罷就命他同着到賬房裏去查賬簿。那茶房果欣然願往。就與楊小姐同到賬房。對賬房先生說明來意。那賬房先生套起玳瑁眼鏡。取出賬簿細細一翻。果然翻着汪惠人名字。註得詳細。明明白白。寫汪惠人年歲籍貫。男女各一人。從上海往北京。住三日。即遇廣東省長桃志堯。次日即携眷一同到廣東上任。下蓋着檢查處圖章。千真萬確。再無錯誤。楊小姐兀不放心。又向賬房詳問一遍。果與茶房一字不錯。於是知道確是惠人往廣東去了。心想自己本來沒有見過他叔父。今不得已投他。有惠人在。還可招呼引見。今惠人既不在京。自己羞人。答答不好意思。上門而且他問起前情。叫我如何回答。不如逕往廣東去找惠人。先打探他同的這女子是誰。若使果然與擊雲閣同逃。則此人不可救藥。決計不與他會面。就此永

遠斷絕。獨自回申。和徐家姐姐同守不嫁。主義白頭到老。快樂一生。較之和這沒情義的惠人廝混。自由得多。打定主意。就探問望廣東去的路程如何走法。那賬房先生。却是年老誠厚。當下詳細的口講指劃。告訴一遍。又恐楊小姐忘掉。又替他寫了一張路程表。從那路走。趁那路車。坐那路船。逐條指點。十分精細。絮青有了這指南針。就不怕誤入歧途。當即謝了賬房。回房住了一宵。到了次日。就動身上路。一路曉行夜宿。水陸並進。不多幾時。果然到了廣東省城。找了廝所。一人住下。再託人代雇一個精細靈利的僕人。以備使喚。也好打探惠人下落。不多時。果然覓得一個合格的人兒。年紀已有四十光景。名喚阿牛。辦事却恰和他名字相反。十分精細。絮青就雇着使喚。命他往省長公署招覓熟人。打探惠人下落。果然不上幾天。就覓着省署的一個內線。把惠人的事情。探得明明白白。就興匆匆的回報。楊絮青從惠人到廣東。派充錄事起頭。如何被省長姦佔妻室。如何栽贓誣害。幾遭槍

決幸虧處長力爭決裂。督軍解紛。現在收禁軍獄。多分難受折磨。恐遭瘦斃。那女的却已公然與省長如夫若婦。逍遙快樂。又道小姐你想天下有這種省長。有這種惡婦。真要把我肚子都氣破。小姐你如與這姓汪的有親誼。須搭救他。才是那絮青聽了這消息。正如青天霹靂。一時悲酸痛忿。交集五中。頓覺迷迷惘惘。不知所可。定了一回神。才問阿牛道。你知道這女的究屬怎樣人。何處口音。他的本姓什麼。你可知道否。阿牛道。姓名不知道。只曉得他是汪某的妻子。上海人。蘇州白。瓜子臉。俏身材。年紀二十左右。絮青一聽。暗道。這不是擎雲閣是誰。酸火一冒。頓時把悲忿之氣。從後宰門驅逐淨盡。銀牙一挫。舊恨重提。暗想。惠人這人。真是無可救藥。這場官司。吃得極應該。因爲他就使廣東的冤官司。不吃那上海的拐逃官司。是免不了的。好好一個世家子弟。甘作拐匪。萬一在上海發覺。不但他祖宗面子。削盡連吾的家聲。也被他玷累。別的且不責他。千不該萬不該。吾那劍霜姊姊。萍水相逢。

贈金濟難一再叮嚀勸他求學勿與擊雲閣共處不料他頃刻反汗竟與擊雲閣捲逃白白的辜負了徐家姊妹一番美意真是天道好還偏偏這擊雲閣當場報應使他遭這一場冤獄也是他自作自受可憐不足惜吾何苦爲這沒心肝的人勞碌奔波不如自回上海和劍霜姐姐共守獨身主義落一個逍遙快樂打定主意就向阿牛道這姓汪的雖然是我親戚但是他聽良言致有今日吾也無力救他只好聽其自然吾回吾的上海從此不管他這篇閑賬阿牛道話雖如此但這姓汪的既然是親戚而且小姐老遠的跑來既知道他遭這樣官事難道連面也不見就忍心回去吾勸小姐還須瞧同鄉分上略盡心跡不見那執法處的余處長和這姓汪的素無瓜葛尙且仗義力爭難道小姐反忍袖手旁觀麼絮青聽了觸動愁腸淒然長歎道你那裏知道其中曲折吾也並不是不願援助只是恨他不納忠言忍心背棄一時恨上心頭有激而發其實我與他是不但親戚而且追本溯源他與這

至情至性

伏筆

惡女子同蒞斯土一小半也。是我無意中激他到此。以致釀成此禍。萬一他瘦斃。囹圄則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如何對得起他。再者那行俠仗義的余處長。真是當代奇人。不圖男子中還有這等好人。倘使與徐家姊妹合攏來。真是一對奇男俠女。吾不可失之交臂。一則謝他救命之恩。二則瞧瞧他怎樣一個容貌。當下二人商定主意。由絮青修書一封。說明自己是惠人的親屬。特來謝恩。並圖探視惠人。要求准予接見。寫完封妥。就命阿牛持赴法署。守候回信。不久阿牛回來。傳余處長面允。准定明日午後到署相見。當夜無話。次日午後。絮青果然帶着阿牛。逕往執法處。晉謁余處長。由侍役引進內客室。坐定。忽聽得一聲處長見客。絮青起身一瞧。早見一位美少年。飄然入室。滿面春風。一團和氣。那面目間的一副清秀華貴氣象。真是不同凡俗。把絮青瞧得非常詫異。暗想吾道是做到處長。總是一位威風殺氣。鐵面長髯。豈知也是一個俊秀書生。不過一種天然不威而肅的清貴態度。自

與孫三惠人不同。吾也有生以來。第一遭得見風流俠士。可惜諒必他已有室家。不然硬把徐家姐姐合攏來。真是一雙兩好。千古奇逢。當下不敢怠慢。頓時立定嬌軀。向處長深深的行了一鞠躬。謝了援助。兩人謙遜一回。就推心置腹的。各抒誠悃。講得十分投機。雙人又說起惠人的地位。非常危險。他正愁無法解救。因爲那軍獄。本來十分慘酷。加以惠人瘦怯。而獄官都喜趨附省長。而省長又一心圖害惠人。以絕後患。雖未明使獄官謀斃。而獄官難保無暗承。意旨只須略施折磨。儘足戕其生命。吾也常常命人偵察保護。無如防不勝防。那惠人的委頓。一天甚似一天。看看勢將不起。却又找不出他折磨隱害的證據。要想商請督軍撤去這獄官的差事。但一時又無心腹。能够不趨勢利。不畏省長的穩妥人兒。這便如何。我正想待他家屬有人來探。從他親屬中覓一妥當人兒。只要靠得住。略明事理。不拘資格。吾就可力求督軍。委他暫署司獄官。省長也不便反對。就可保全惠人性命。絮青聽了不。

則一聲只顧獸獸的出了一回神。突然向雙人道：「吾有一個親戚，妥當是萬分妥當，不過他並沒當過獄官，百事外行，不知能夠試用否？」雙人道：「外行却不打緊，現在本省的官員大半被外行佔據，連省長也沒有一點政治知識。何況這小小司獄，好在獄中諸事自有許多科員分頭擔任，獄長不過掛個名罷了。」絮青道：「如此甚好，吾准定三日內找到這親戚，命他面謁處長，務求處長格外矜全，替他謀劃則個。」雙人也慨然允諾。絮青就起身告別，帶了阿牛逕回寓所不提。隔了三日，那余雙人處長午後正在辦公，突然外面投進一張卡片，印着須清揚名字。另外有一封介紹信，拆開一覽，原來是楊絮青所介紹的親戚。願充司獄以護惠人生命。雙人頓時傳命請見。不多時果見侍役引進一美少年，與雙人相見，分賓序坐。雙人定睛一觀，不由暗吃一大驚。心想：「天下竟有面貌相同之人，這姓須的活似前天的楊絮青，再細細一打量，似覺稍微有些異處，但只見過一面，也分不出異同。」當下詳詢一番歷

史講一番獄中的大略情形。須某一領會。當下暫且告退。隔了二日。果然
雙人已請准督軍意旨。馬上將陸軍典獄官調任他職。遺缺以須清揚暫
爲試署。下了委任狀。須某接着十分滿意。忙忙分投謝委拜客。卽日到任。與
前任辦了交接手續已畢。就在獄署供職。一切員役重加勉勵。照常辦事。毫
不更動。那獄中上下見他和藹可親。也十分悅服。此時那楊絮青雇的阿牛。
以久著功勳。也在獄中寵受。要職。却忠心耿耿。深知感恩報德。終日不離左
右的服侍。須獄官那須某也端賴這個心腹家人。百般方便。到任未久。卽督
同員司檢視人犯。那衆囚徒一聞新獄官到任。個個伸長了頭頸。如大旱之
望雲霓。因他們受前日的虐政已久。正望新官來改革。果然得着這位青年
慈愛的須獄官。和顏悅色。誠誠懇懇的向衆犯宣佈德政。勸慰兼施。把一班
囚徒喜得歡聲雷動。竟有五體投地。感激涕零者。正在祥雲瑞霧。喜氣揚溢。
時候。突聞一陣哭聲。十分悲切。頓時觸動衆怒。一衆人犯司役立時把哭泣

的人如鷹抓燕雀一般。拿到獄官面前。責他不該當恩官。新任衆人歡樂時候。放聲痛哭。鈍他們的色頭。頓時大家伸拳舉足。正要把他難爲。却被獄官喝住。命一衆人犯各歸號舍。單留這哭泣人兒。親自審問。當時員役們就把犯人逐一押回。封鎖已畢。就把哭者帶到獄長辦公室。聽候審問。那須獄官傳令衆人散去。祇留阿牛伺候。衆人遵命退出。阿牛把門閉上。退立一旁。那獄官斜倚斗椅。笑吟吟的命犯人通報姓名。不知這犯人端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獄底遇知音重登祚席

深宵驚惡夢喜出監門

却說獄官須清揚。在辦公室。命犯人通報姓名。因何哭泣。細細伸訴。那犯人道。罪犯姓汪名喚惠人。原籍直隸。遷寓申江。適才因一時見獄長宣佈新猷。感極而泣。以致冒犯獄長。伏求恩宥。獄長道。胡說。方才感激涕零的人儘多。

從沒有像你這般哭喪似的號咷痛哭。一定別有原因。若不掬誠相告。休怪本獄長刑法利害。說罷。雙峯一豎。秀目圓睜。惠人一嚇。只得淒然。實告道。實不相瞞。因為獄長的面貌。聲音活似我從前自幼相伴的一個表……說到此處。頓時截斷臉兒。一紅。雙淚直瀉。再也說不下去。獄官也一笑道。表什麼。諒你這古怪東西。沒有好心腸。一定說我面貌像你的表妹。若是表兄。你就不妨直說了也罷。我也不來計較。你這些。但是瞧你也是一個讀書種子。為何遭此重罪。惠人就把自己冤情一一陳訴。獄長道。如此說來。都是你的妻子害人。但是你這妻子是那裏人。姓甚名誰。是否原配。惠人道。說也慚愧。這婦人並非原配。却是海上名妓。我一時年輕。受他蠱惑。把好好的聘妻拋撇。後來等到吾改過自新。把這妓女斷絕。一心一意和聘妻成婚。不料這聘妻也是一個沒主意。無情無義的人。他竟然私通拆白。臨婚脫逃。說到此處。突然那獄長把抬子一碰。面紅耳赤。一片聲喊。掌嘴。掌嘴。把惠人嚇得縮。

口不迭。也不知那裏冒犯了獄長。一時茫無頭緒。無從分辯。急得雙淚交流。那阿牛却笑嘻嘻的拿了一塊皮版。揪住惠人頭髮。做出要動手的樣兒。忽然那獄官咄的一笑。回嗔作喜。輕輕喝聲。住手。命他再說下去。此時弄得惠人說又不敢不說。又不能。那獄官知他畏難。就命他儘說下去。以後不再掌責。那惠人纔敢放胆直說道。吾那聘妻受人迷惑。臨婚躲避。拆了吾冷檯。使我無面見人。又受了岳母埋怨。逼我找還女兒。吾一時悲忿填胸。奔到黃浦江頭。自盡。遇着一位女俠客。徐劍霜小姐。把吾勸醒。贈我財物。我就聽了他的話。想到一品香西旅社。耽擱一宵。明日動身北上。不料剛剛走上扶梯。就撞着這冤家妓女。他就死命的拉吾同到他家中。我因爲徐小姐說過。不要與他共處。且我也早與他一書斷絕。堅不允往。無如他死不放手。別人瞧見。又不雅觀。只得被他拉到房中。從此被他軟禁。不得出外。後來他又情願以數萬金私蓄。從我終身。我一時却不過情面。而且自己原沒妻子。暫且允從。

不意到得天津。他不願進京受束縛。恰巧又遇着省長。就回到廣東。不意人心難測。這省長竟與他私通。被我刺破。正欲上控。不意被他先下毒手。幾遭槍斃。幸虧處長督軍搭救。才得入此牢獄。那獄官聽了。始恍然大悟。他並不是有心違背。徐劍霜甘與擊雲閣捲逃。乃是孽緣巧合。爲擊雲閣撞見。強逼致此。那捲逃的事情。聽他口音。也被擊雲閣瞞過。只認他自己積蓄的金錢。自己的身體與人無涉。所以坦然不懼。如此說來。以前倒錯怪他。了一時把一股酸風醋氣。化作萬縷情絲。輕憐密愛。反覺他弄得這樣委屈。都由絮青一跑而起。倒有些過意不去。再一打量他。面龐真是不堪回首。心中一酸。幾乎掉下淚來。慌忙忍住。向惠人道。聽你所說。真是可憐。現在我要從衆人犯中。考選二名。中西文寫字。明日你須用心。應考。標明姓氏。吾自有主意。超拔你。惠人聽了。喜出望外。就誠誠心心。磕了一個頭。嚇得獄長躲身不及。羞容可掬。命阿牛把他好好帶出。權歸號舍。阿牛遵命。把他帶去。到了次日。獄長

將意思告知。科員就擬了兩個題目。命衆犯人用心膽考。果然個個拘心絞腦。拼命的爭競。一回兒卷子交齊。獄長作中文主試。自然選中了汪惠人。那英文由科員主試。取了一名鄭倬。原是民黨人物。中西文的佳。當下把兩人提出。鬆去刑具。優給衣食住。名爲援犯人作工例。不過他做的是文工。所以特別優異。其實不啻把犯人升作科員一般。看待不過不能出獄門一步罷了。從此那鄭倬汪惠人感恩知遇。終日跟隨獄長。不離左右。三人十分契合。那獄長惠人又佩服鄭倬學問知識。遠出己上。他本來留美學生。所以把他當做教習。終日定列課程。兩人虛心求學。終日琢磨。不但不寂寞。且這監獄學堂。反比別種大學進步迅速。教授懇切。此時惠人的身體也完全復元。十分壯健。大有此間樂不思出獄的神氣。不過獄長心中有一樁大大的心事。委決不下。心事維何。卽楊絮青已了然。惠人之心跡。獨絮青之心跡。則惠人仍然茫無所知。兀自私通。拆白臨婚。脫逃信口白嚼。令人難受。然又不便說。

破機關當場表白。沒法只得商請上海的枕流閣主人。託他代做一部。把自入獄以前的事蹟。詳詳細細的說一個透澈明白。恰巧枕流閣（枕流閣不是擎雲閣同閣不同道）吃飽飯不消化。就謹遵台命。把上半部做成寄到廣東。那須獄官接着。歡歡喜喜遞給惠人。叫他自去仔細觀看。那惠人果然興匆匆。拿了這部秘史。細細的拜讀一週。頓時恍然大悟。痛悔自己不該如是糊塗。這一場大夢。從上海做起。直到廣東。經過幾千里。爲時五六載。纔得被人喝醒。可憐吾那多情多義。守志守貞的好妹妹。與我一般上人鬼。當我的當。還是自己不好。先戀擎雲閣。拋棄舊姻緣。自取其咎。他的當。却更是冤枉。差不多全是我一人。激成他的。非但他一點沒有差處。他那拒絕孫三掉戒的一番情義。後來吾不掙氣。戒子被人掉包。他兀和孫三牢牢堅執兄妹之名分。足見他對於他。已情至義盡。堅決不撓。較之我棄舊戀新。忘恩負義。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吾有這樣的賢妻。一旦失之交臂。奔到廣東來找死。如

今月缺。難圓。吾也不敢妄想。續膠。但願一朝出獄。趕到他跟前。跪伏石榴裙。下求他。高抬纖足。把我儘量的踐踏。躡踢。只要他把從前怨氣洩盡。身體舒服。吾就成爲肉醬。也是甘心樂意。一個人痴得昏頭搭腦。自言自語。自怨自艾。不防隔壁有人竊聽。聽到他願成肉醬。禁不住失聲一笑。把惠人嚇得直立起來。奔到隔室一瞧。原來就是獄長。須清揚。笑得彎腰。曲背。一個身子如風擺楊柳。千般婀娜。惠人一見。頓時頭暈眼花。瞪目直視。眼見一個活潑潑的楊絮。青神情態度。聲音笑貌。無一不是頓覺按捺不住。糊裏糊塗。奔過去。把他攔腰一抱。放聲大哭道。我那絮青妹妹。想死我也。須獄長不防他這麼一來。頓時嚇得笑聲立止。面容失色。勃然大怒道。你說什麼。把我當作什麼人。吾好意超豁你。你起初就輕侮吾。說什麼。像你表妹。吾不來計較。今日索性這樣的放肆。被人瞧見。成何體統。惠人頓時被他嚇醒。慌忙縮手不迭。見他兀自怒氣不息。不由得屈膝哀告道。恩官息怒。恕我一時看書看得昏了。

腦筋身不由主。糊糊塗塗。就冒犯了獄長。實是該死。那獄長見他曲膝哀求。才把怒氣少息。道：此番姑饒你。一時神經昏亂。不來認真。以後倘有再犯。休怪我。反面無情。惠人自然諾諾連聲而退。從此以後。惠人一心一意。只想楊絮青的好處。弄得情思懨懨。無心飲讀。幸虧獄長與鄭倬。見他荒廢功課。神經昏亂。恐他釀成意外。就正式正式互相勸導。不准他獨自尋思。終日逼他埋頭勤讀。使他心無二用。不遑他顧。因此惠人纔得寧神定魄。不至倒亂神經。多虧二人之力。光陰如白駒過隙。忽忽之間。已經兩載有餘。三年未足。兩人的學問。比普通的學校進步較速。差不多程度已在中學以上。只是那冤家省長一方面。時時有人來默示省長意旨。表示省長不滿惠人的地方。只不便明說。叫他謀斃。暗中已顯示途徑。使他迎合。那須獄官也不便公然拒絕。防他別使奸謀。只一味敷衍應酬。一天一天。只顧因循下去。看看三年的期限。轉瞬即滿。那省署的催逼。一天緊似一天。須獄官迫不得已。只好商請。

余處長轉懇督軍。求他先發制人。把惠人不俟期滿。先行釋放。然後咨照省長。則人已放掉。無可如何。否則夜長夢多。這將滿期的關頭。他必不放鬆。難保無別種危險發生。雙人聽了果然有理。就往督軍跟前代爲請求。督軍雖覺未曾足限。於省長方面不無微嫌。但是一來礙着雙人面子。二則哀憐惠人畢竟冤枉。這許多時候的磨難。足以圓省長的臉子。雖稍有不足。諒不至爲這一點上決裂。當下就允了雙人的要求。先傳令把汪惠人鄭倬一併釋放。出獄。然後通知省長。大略謂惠人三年內。並無不軌痕迹。所以根據前約。已把他取保釋放。省長一聞此信。頓時大吃一驚。馬上差人去阻擋。却早已釋放。出獄。只好暗恨督軍不置。又不便爲這一點瑣事。與他反臉。那擎雲閣心中。益發忐忑不安。防惠人暗中報復。幸而深居省署。諒他不敢來尋事。只是那須獄官十分可惡。平白地被。他哄過多少時候。坐失時機。若早些下了毒手。豈不落一個乾乾淨淨。現在可以高枕無憂。偏偏遇這溫官。被他延誤。

當時把一口毒氣。在這獄官身上發洩。慫恿省長撤他官職。那省長果然借此洩氣。就立請督軍。褫典獄長須清揚的職務。督軍知他報復洩忿。不便過於拂逆。只好暗地通知余雙人。述明此意。雙人一笑。就把須某傳至署內。說明督軍意思。須某失笑道。誰要做這芝麻。豈。豆。官。我所抱的志願。已經如願。以償。正要急流湧退。難得他這樣。湊。趣。省得吾無端。乞。退。反。惹。人。疑。心。今他這樣成全我。又可消他毒。燄。真是一舉兩得。雙人也含笑點頭。當日就回復督軍。果然次日就下令。將他褫職。遴員接替。須某忙忙的辨交卸。與新任一交接。就可脫然無累。不料偏偏好事多磨。那合獄人犯。聞得須獄長撤任。頓時不約而同一齊鼓噪起來。禁士們彈壓不住。只得全體稟告軍民兩署。暫緩撤調。那省長一聞此信。只認須某煽動。勃然大怒。要把合獄人犯一齊槍斃。幸虧督軍阻止。出任維持。無如這班人犯。不知死活。一味蠻爭。甚至絕食。挽留不達不止。省署又堅持不屈。弄到後來。好容易把幾個爲首的。調往別

處分監。那剩下的。由新任與他們約法三章。定了幾種優待條件。纔把一場風潮平息。那須獄長方能交卸脫身。那阿牛不願背棄舊主。情願丟掉差事。跟隨須某。那鄭倬本來是定的五年監禁。入獄不多事。就遇須某超拔。現在計算在獄日期。四年也不足。須某念他教讀有功。就替他與惠人一併請求。同時釋放。那鄭倬的感激。是不必說。他本來世籍湖南。家中妻小盼望綦切。一朝出獄。就欣然別了須汪兩人。逕自回鄉團聚。不提。再說須清揚。一官脫手。無拘無束。先落了棧房。優遊快樂。閑來無事。一人飄然晉謁余雙。人接着十分歡迎。把他一直領到一秘密精舍。分賓坐定。那雙入只顧痴笑。目不轉睛的瞧着他。面龐瞧得須清揚不好意思。思起來。臉上頓時飛起兩朵紅雲。鮮艷欲滴。把雙入瞧出了神。覺着愈看愈妙。愈瞧愈愛。不禁失口低吟道。木蘭從軍。仲嘏及第。千古傳爲佳話。不圖今日更有佳人。司獄俠女。救親。真是不讓古人可欽。可佩。不知須某聞知。答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笑語破行踪。心折佳人司虎獄。

罡風吹惡雨天相。俠女出龍潭。

却說須清揚。突然聞了余雙人幾句隱刺。頓時嚇得花容失色。滿面羞慚。頓了一頓。才問雙人道。處長說的什麼。我却一點兒不懂。雙人笑道。你固然是不懂。我却早已懂得許久了。還是從你第一次以須某名字來相見。就瞧出你破綻。你是楊絮青化身。當時我就想說。破拒絕你。請求後來瞧你爲人。很精細。裝得也十分相像。又念你一片熱心搭救。惠人性命。一女子尙且敢冒險。親身入獄。我爲男子的。難道就不敢担這一些干肩。於是冒着危險。居然哄過一時。但是心中究屬不甚放心。恐怕一朝敗露。你吾二人的名譽。身格就不堪設想。幸而天祐善人。僥倖得手大功告成。才把吾千斤重担。釋下如今。你也不必真人面前說假話。老老實實復了本來面目。我也極佩服你的爲人。偷蒙不棄。我們兩人就結爲兄妹。視同骨肉。你也不必再宿棧房。究屬

外間不甚穩當。就搬到吾署內。另闢精舍。儘你獨自居處。悉憑所欲。不知你意下如何。須某聽他把自己來踪去迹說得明白。透澈不禁。毫髮悚然。又感他仗義周全。仁厚懇摯。從心坎中暴出一點情芽。兩眼中不因不由。似澈珠般滾下幾滴熱淚。臉上的農霜剝然間又變作紅雲。兩道珠淚瀉處。正如雨洗桃花。嬌妍可愛。憑你余雙人是魯男子。柳下惠也。禁不住心旌大動。不免軟語溫存。此時的須清揚知道不能掩飾。也不忍推賴。就老老實實變做楊絮青了。當時楊絮青就靦靦覷覷的說道。此番惠人的性命。既承搭救。吾的行踪又多蒙你成全。關心體切。令我感激得無可言喻。既承不棄。把吾認作親妹子看待。那是再好沒有的了。從此以後。吾就斗胆叫你一聲哥哥。你也就喚我做妹妹。能够住在一塊。更覺親熱友愛。不過吾有一樁心事。既爲兄妹。理當告訴哥哥。因爲吾與汪惠人是中表兄妹。自幼一塊兒長大。後來由父母之命。訂了婚約。不意惠人心志不堅。另與海上名妓擎雲閣私姪。因此

吾一怒不願與他成婚。他就偕擎雲閣潛至廣東。果遭擎雲閣之害。幾傷生命。現在吾賴哥哥之力把他救出絕地。則吾之情義已盡。儘可復吾自由。他也不妨另締良緣。各適其適。因此吾現在所要求哥哥者。暗底裏不妨哥哥妹妹名義。上我仍做我的。須清揚。若一旦改換裝束。更正名字。惠人知道。必來糾纏不清。攪吾自由。不知哥哥能否原諒我。苦衷允我。則個雙人道。這個呢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事情。但是你們現在患難已除。障礙悉去。正可言歸於好。破鏡重圓。爲何却要深闕拒絕。不願與他團聚。不知妹妹心中究竟有甚意見。忝在兄妹。不妨直告。便愚兄也得稍參末議。絮青道。別的也沒有什麼意見。因爲我是已經被人見棄。今日千里奔波。因一點微勞而博人憐愛。重拾墜歡。吾雖不肖。斷無如此奴顏賤骨。使人卑棄。二則吾有一個異姓姐姐。不但勝似同胞。而且是我的重生父母。也是惠人的救命恩人。這位姐姐不但姿容絕世。而且天生一副俠骨柔腸。他因遭逢不幸。矢志守貞抱璞。

堅執獨身主義。亦因世界的男子。都沒有。一個靠得住的。所以不願玷污身子。受人束縛。把所有的家財。專喜濟弱扶困。鋤惡懲奸。吾也受過他恩惠。所以設誓在先。自願與他抱同一宗旨。丫角。天年。他雖不願我陪累。但是我自己立志。他也奈何我不得。所以我現在不願與惠人說破。亦不作重圓之想。總之。吾的姐姐。一日不嫁。我也一日不願自適。除非姐姐有了如意郎君。拋棄舊主義。到那時再定我的嫁。守好哥哥。你須體諒我。替我保守秘密。切勿給惠人知道。倘萬一洩漏。那惠人來詐死。賴活和我糾纏。則吾惟有一跑了之。從此天涯海角。永無見面之期。雙人聽了把舌頭一伸。道好決絕。吓不過我。以謂像你這般俠義柔情。世界上總也沒有第二個。方才聽你說你的姐姐。還要奇特。難道天下竟有這等奇女子。將來吾到不可不圖。一見我。那一生理想上的女俠士。現在吾也不敢奪你志向。准代保守。不過你也須隨處檢點。切勿在外胡鬧。快些遷來。爲是絮青也點頭允可。從此楊絮青果然安

居執法處。做那西貝。須清揚別人一概不知。只有雙人以兄妹而兼膩友。志同道合。十分投機。獨有馮翁汪惠人。自從出獄後。雖然安居執法處。那一顆心。却時時刻刻在上海楊絮青身上打磨轉。他本來一出獄。就要星夜奔回上海。與絮青團聚。却被雙人阻擋。後來幾次要走。雙人已知底細。豈忍令他白跑。所以一味飾辭攔阻。故泥其行。弄得惠人如熱鍋上螞蟻。坐立不寧。心中的難挨。真是一日六時。春腸九轉。加以連遭嚇恐。飽受風霜。不由得二豎爲災。呻吟床第。急得雙人絮青替他延醫服藥。一無功效。成日成夜昏昏沉沉。大寒大熱。嘴裏口口聲聲。只喊着妹妹。長妹妹。短妹妹。羞得絮青面紅耳赤。一寸芳心。左衝右突。幾乎脫腔。而出一陣悲酸。禁不住珠淚直瀉。又恐雙人瞧見。不好意思。只得強爲抑止。偏偏這余雙人生就一腔熱血。他恨絮青不近人情。害得人家病到如此地步。兀自藏頭露尾。不肯淺就。自己又不敢刺破防他。逃走。沒出氣。只把嘴吧。噉起。聽惠人喚一聲。妹妹。把眼睛望絮青。一瞟。

一個叫得忙。一個聽得快。聽得絮青悲忿填胸。奔到隔壁房間內。放聲大哭。雙人知道闖了大禍。忙跟進來。極聲央告。陪小心。掇笑臉。好容易把他哭聲止住。絮青見他痴情密意。無端的爲了別人的兒女。閑情害他陪掉許多小心。這種痴人。也算痴到極的。想到這裏。禁不住回眸一笑。（且慢。眼淚兀沒有乾。）雙人見他嫣然一笑。好似遇着皇恩大赦一般。把一顆惶恐的心腸。纔得放下。當時隨手拉了一把交椅坐定。和他相商。惠人的病勢。雙人道。妹妹雖然怪吾。但是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吾也不能不說。以前的事情。兩人都。是誤會。一筆。丟開。不必再說。如今惠人因你而病。萬一因病而死。則伯仁之責。妹妹不得辭其咎。況且獨身。雖云高潔。究屬有乖人。道。依我相勸。不爲廬山。一現。使病相。如不至消渴死。庶符救人救澈。絮青聽了。躊躇一回。突然問雙人道。假如哥哥做了我。設身處地。作何解決。雙人慨然道。我若做了妹妹。見人垂死。憑你什麼爲難。只要力所能及。爲不妨犧牲一己。救人性命也。等不

到現在早已說破。長久絮青一笑道：「然則要救惠人性命全在哥哥身上。只要哥哥肯犧牲宗旨就救得了。雙人愕然道：「什麼說我又不是你如何救得他。絮青道：「方才哥哥勸我的話我現在就把勸吾的話勸哥哥說叫以人之道還治其身。吾從前不是說要待姐姐先得如意。耶君然後自適。吾姐姐雖抱定獨身主義皆因爲世上都儂薄子沒有和他一般俠腸義胆的同志。今機緣巧合恰恰遇着你這一雙天造地設絕世無雙的奇男俠女。理該應天順人做一對美滿夫妻。偏偏你又說什麼心同槁木太上無情不願再娶你們的天緣尙且不能作合。我們的孽侶是然也不願團圓害得惠人狂病大發。差不多全是哥哥不肯犧牲宗旨。允我請求所致。如今反來伯仁伯義的責備我恐怕伯仁之死還是哥哥的原動力。就如尊言以人道論哥哥既無兄弟又乏後嗣。一旦鰥獨終身。祖宗族斬難道連一句不孝有三都沒有讀過麼。雙人聽了不禁毛骨悚然。頓時觸動前情。淒然淚下。道：「噫。妹妹。你。那裏。」

知道。我前塵影事。不堪回首。我也不忍重提。徒滋惆悵。你的姐姐聽你說來。吾也十分傾心悅服。但是我守志不終。對不住前妻。二則你的姐姐。也不知願意拋棄主張與否。我也不願奪他神仙般的自由。所以還是各行其志。爲妙。絮青道。你方才說犧牲一己。救人性命。又爲宗祧大計。從權變更。恐怕嫂子在九原也含笑贊成。至於吾的姐姐願否。你却不必過問。自有我拚性命。和他爭執。諒他也一般熱腸。不至決絕。雙人道。既然如此。現在先要緊挽救惠人的病勢。如何安慰他一番才好。絮青道。這個容易。你把別人驅出。只叫阿牛服侍。傳遞東西。病房裏只有你我三人。我不妨改換裝束。露出楊絮青的本相。就可安慰病人。雙人含笑點頭。果然不一時。病房裏少了一個。須清揚多了一個。孌孌婷婷的楊絮青。惠人病眼朦朧。喜得直跳起來。幸虧雙人絮青把他攙住。慢慢的告明。說因他病中想念楊絮青。纔由雙人拍電招來。如今可放心靜養。一俟病愈。就擇吉成婚。惠人心中一樂。胸膈一舒。說也。

奇怪那郎中先生的藥頓時靈。若仙丹逐步逐步的見功。不上半個月已略能起床。不過他東瞞西望找一個人却找來找去。找不出就問雙人道。須清揚爲何許久不見。雙人一笑道。你問清揚。麼他爲家主婆生相思病。把他找回去了。絮青禁不住嘆喏一笑。赧赧然把雙人瞞了一眼。雙人也不敢再說。此時絮青見惠人病已全愈。自己久不見劍霜的面。心中非常惦掛。就商明雙人惠人要往上海一走。惠人堅要同行。無如病未復元。雙人不允。只好暫止。絮青又切囑雙人。他一到上海和他姐姐允洽後。馬上拍電關照。何日抵粵。到那時間你須脫俗些。親自到埠迎接。把姐姐直接迎入署內。次日即須大婚。以免臨時變卦。那結婚的陳飾也須格外鋪張。使他見已經預備。不能推賴。雙人一一答應。絮青就帶了阿牛。飄然就道。一路遄行。無文可表。不日安抵上海。找到徐宅。和劍霜一見。真是久別重逢。悲喜交集。一時的親熱也講不完。說不盡。一連講了三日。三夜。纔把來踪去跡。弄清楚。原來徐劍霜自

從救了楊絮青。那孫三父子恨得咬牙切齒。連擎雲閣的捲逃。都在他一人頭上出洩。與他勢不兩立。明裏也不去和他打鬪。只暗中惡死做。他本來通着一班長江小弟兄。此時分兵遣將。專和他放對。今日投一封恐嚇信。明日送一個流潢彈。鬧得他雞犬不寧。逢到劍霜出外。更是危險。沿途密佈小流氓。三五成羣。擲磚屑。搥石頭。雖有巡捕驅逐。那裏顧得週全。不知後來劍霜如何脫險。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妻作妹妹作妻有情都成眷屬

冤報仇仇報冤惡黨卒受刑章

却說上海徐劍霜。爲孫筱山所窘。有一天行到稍僻靜些的地方。竟然蜂擁直上。大有得而甘心。幸虧車子逃得快。半途逢着馬巡。方免毒手。劍霜也屢次商請保護律師。和他辦交涉。只是一無證據。不能指實他縱使。他又善於刁賴。竟弄得無法可施。苦不勝擾。那律師也束手無策。就忠告他。叫他暫避。

鋒頭好在你的仇恨已報復得儘够十足。他的痛苦也够他受。用作事不可過分。得放手處且放手。不必和下等人爭短長。劍霜聽了也覺有理。只是沒有避處。因此躊躇不決。而這班惡徒越鬧越兇。竟然縱火打劫。無惡不作。逼得劍霜走頭無路。叫苦連天。正爲難當兒。恰巧楊絮青飄然蒞止。絮青聞了這個消息。正中下懷。暗暗的感激這班惡黨。不啻助他逼劍霜上路的好機會。於是婉婉轉轉。把一位余雙人說得如聖賢豪傑。文俠風流。雖黃衫客古押衙不能望其項背。又把惠人和自己的承他一番搭救。都是事實。昭彰無可假借。劍霜聽了也覺志同道合。不免起了一個英雄惜英雄。的感想。悠然神往。默不一聲。絮青見他出神。知道第一步得手。趁勢述明求婚的意思。不料劍霜竟毅然拒絕。絮青突遭失敗。毫不灰心。就用第二步的苦肉計。抄勸雙人的老法。果然劍霜口風略軟。只是兀不能直截答應。絮青就放出第三步小妹妹的妙態。撒嬌撒痴。找死覓活。愁容可掬。一片天真。逼得劍霜沒

法。心想左右是沒得安身之處。不如犧牲素旨。也可成全了他一對患難姻緣。果然含笑答應。絮青見大功告成。喜得手舞足蹈。又苦苦的逼他約定動身日子。忙忙的拍了一個電報。命他們預備吉期。圓成好事。一面帮着劍霜料理一切。把好帶的東西。一共結束。女子俱樂部。就此解散。各走各的門路。獨有孫三的五六兩妹。沒有跑處。就把他帶往廣東。到了動身日期。連阿牛一共五個人。擄裝就道。一路人多熱鬧。談談講講。煞是有興。不一回船到廣東。只見埠頭上彩樓高結。軍警蹕立。好似迎接大員一般。十分榮耀。絮青仔細一看。只見牌樓上旗幟上。俱有廣東督軍。及軍政執法處的官銜。再一瞧許多軍官兵士。都是標着督軍署衛隊。執法處軍士。知道雙人特地。命他們來迎接自己的。忙叫阿牛奔上去招呼。阿牛聽了。就上岸與熟識的幾個執法處的軍官接洽。說明同來人數。那軍官忙派人飛報處長。一面預備四乘大轎。伺候上岸。阿牛回報絮青。絮青見招呼妥當。就請劍霜姊妹們起身。

岸。剛正踱出船艙。忽聽得一聲口令。那岸上的許多軍警。一齊舉槍致敬。接着一片軍樂聲大作。好不威風榮耀。四人走上埠頭。一班軍隊。忽地分做兩行。一嶄集齊。讓出一條甬道。惹得兩旁觀看的人。人頭擠擠。個個稱羨。都道天上降下四位仙女。難得一般長短。個個美貌超羣。人才出衆。不知那一位是處長的新夫人。有這般福分。劍霜聽得明白。不由面紅耳赤。低着頭。只顧往前走。不防阿牛擋住。說轎在這裏。就請上轎。四人就上了轎。正要起處。忽然一聲喝。兩行軍警。一齊舉槍。早見一位軍官。奔至轎前。舉了一舉手。說處長親自出迎。說完站過一旁。那絮青忙忙出轎。只見兩騎馬飛也似的趕到面前。絮青迎上去一看。前面余雙人。後面汪惠人。忙含笑叫了兩聲。哥哥。說你們不必下騎。就請到署相見罷。二人聽了。就撥轉馬頭往前先去。忽然劍霜在轎內。喊了一個唛字。絮青忙趨前問什麼。劍霜道。停回再說。當下絮青上轎。四人前呼後擁。浩浩蕩蕩。接到執法處大堂下轎。由絮青領頭。把三

人一直領到裏面花廳上。只見雙惠二人早笑吟吟的在廳上迎接。絮青正待介紹。不防徐劍霜突然奔上去。把雙人一把扭住。道：「你不是我哥哥。徐劍鳴麼？」雙人嚇了一跳。忙把劍霜仔細一瞧。也大驚道：「你不是我妹妹徐劍霜麼？」兩人一瞧不差。頓時禁不住抱頭大哭。把惠人絮青五妹六妹嚇得呆若木雞。做聲不得。哭了一回。絮青過去勸住。大家重復見禮。分賓坐下。問起根由。方知余雙人不是別人。就是第一回書中的小徐徐劍鳴。這余雙人是他。的假名。因爲雙人旁加一余字。明明是徐字。原來他自從妻子四妹妹眼見被孫三活剝剝地害死。一時悲忿填胸。神經錯亂。一人糊裏糊塗。奔到黃浦灘投江。不意闖到廣東輪船上。正要回身一聲汽笛。船已離岸。就把他一直載到廣東。可憐他身無半文。正要覓死。忽然見軍府招兵。他想一般死。不如死到陣前。較爲值得。於是投身入伍。那軍官見他是世家子弟。也另眼相看。不料他是誠心來找死的。所以逢着開鋒接仗。他總忿勇當先。只揀槍林彈

密的當兒躡。偏偏這些彈子。好似生眼睛的。一般見他不怕死。倒似怕他的。一般一顆顆從他前後左右盤旋飛越。削過。反把後面畏縮的一個個飲彈而亡。因此上官特賞。把他不次升擢。他也拼命的報効。逢着危險事情。別人不敢去。總是他來。後來大功告成。督軍論功授祿。把他保充軍政執法處處長。權力在師長以上。他也一秉至公。實心任事。後來他命人赴申迎接老母。妹子却已不知去向。後來又到杭州打探。方曉得老母已死。妹子不知流落何處。一人痛哭一回。也只好慢慢的探聽。妹子下落。偏偏前幾天。絮青說親時候。又未明告姓甚名誰。只顧姐姐。姐姐的含糊其詞。又把孫三的事跡和惠人倆隱瞞得一字不露。就是所謂心同槁木。不負前妻。也是不忘四妹妹的一番慘史。而徐劍霜一方面。却只知道是余雙人。萬不料就是他的令兄。可笑楊絮青也算熱心。白白地費了多少心機。千里迢迢。替他們兄妹倆作撮合。山落一個沒意思。此時站在旁邊。負羞含愧。搔耳摸腮。沒做理會處。

那雙。人。兄。妹。倆。却。因。覆。巢。之。下。萬。不。料。再。能。骨。肉。重。逢。真。是。喜。出。望。外。把。婚。姻。之。事。早。已。忘。得。無。影。無。踪。雙。人。問。起。緣。由。方。知。妹。子。保。全。貞。潔。幸。虧。五。妹。六。妹。幫。助。之。功。當。時。含。笑。稱。謝。那。五。六。姊。妹。倆。本。來。認。識。雙。人。因。爲。他。原。是。孫。宅。的。四。姐。夫。所。以。毫。不。生。分。謙。遜。一。回。雙。人。劍。霜。又。想。起。多。虧。絮。青。一。人。之。力。纔。得。完。聚。兩。人。又。向。絮。青。殷。殷。致。謝。弄。得。絮。青。益。發。不。好。意。思。恨。不。得。掘。個。地。洞。把。身。子。躲。過。當。時。臉。漲。通。紅。支。吾。了。一。回。幸。虧。惠。人。過。來。向。着。劍。霜。誠。誠。懇。懇。的。謝。他。臨。危。仗。助。幾。乎。淚。隨。聲。下。劍。霜。見。他。仍。舊。一。副。誠。懇。態。度。也。十。分。憐。惜。當。下。含。笑。慇。懃。略。問。別。後。情。況。此。時。楊。絮。青。見。他。兄。妹。初。聚。言。語。必。多。自。己。心。事。在。身。不。願。多。留。就。暫。行。告。便。臨。走。把。惠。人。一。招。呼。兩。人。同。到。別。室。惠。人。先。睜。着。眼。向。絮。青。道。糟。了。糟。了。糟。到。一。個。透。頂。極。底。你。千。不。做。萬。不。做。偏。偏。替。他。兄。妹。倆。做。媒。人。萬。一。給。外。人。知。曉。叫。雙。人。哥。哥。如。何。下。得。落。台。而。且。你。堂。堂。皇。皇。打。電。報。定。吉。期。雙。人。哥。哥。也。彰。明。皎。著。的。辦。喜。事。

開得本省自督軍以下各官廳各機關連外省各的師旅各長官軍民人等都來送禮趨賀差不多要舉國皆知。今一旦鬧出這大笑話豈不惹人譏笑。而且哥哥的皮氣你也總該知道。他除非與他一般志趣才能挽回他已死春蠶他所引爲同志的只有你和徐姐姐兩人。除掉二人之外憑你五妹六妹都難够得上他的法眼。所以連找一個移花接木的圓全法子也沒有。這便如何是好。絮青也咬牙切齒自恨自道該死該死真該死。我第一次做媒就碰這麼一個大頂子別的且慢講單是這個好機會一錯過他們二人的獨身主義是永遠不能打破的了。我也有誓在先他們不嫁娶我也決不願獨自適人。你我姻緣也只好一筆勾消。惠人着急道。這個如何使得。絮青道。吾且問你。當你公園自溺時若沒有徐家姐姐。你便怎樣。惠人道。早已葬身魚腹。絮青道。後來轅門待決時沒有雙人哥哥便怎麼樣。惠人道。早已屍骨飄零。絮青道。然則你的身命都是他二人所造。應當粉骨碎身犧牲一切以

報萬一。今當哥哥姊姊幸福名譽在此存亡。一舉進出關頭。正是天生報答時期。你兀自只圖一己不顧他人。嗜天下事有非常人。然後有非常事。斷非尋常自利之徒。可以作非常之事。此所以謂非常也。惠人聽了。忽然靈機一動。若有所悟道。我也問你。你當初沒有徐家姊姊當場棒喝。你便什麼樣。絮青赧然道。誠如尊言。私通拆白。臨婚脫逃。須獄官初訊惠人時的口供。不過私通兩字。你太挖苦了。然沒有姐姐搭救。就不免要……說到此處。頓時截斷。惠人又問道。後來入獄相救。幸虧何人。周全絮青道。這不消說是雙。人。哥哥惠人道。如此則你受二人的恩惠。與我也不弱。你以非常人作非常事。我雖尋常俗子。對於知恩報德。莫說犧牲幸福。就是殺身盡義。也是心悅神服。吾們兩人的意思。恰是不謀而合。絮青不防他覺悟得如此敏捷。不由改容起敬道。哥哥的話。不知果否出於真誠。抑自被激所致。乞明示腹心事。關終身。毋令後悔。惠人慨然道。妹妹你真小覷我了。說着隨手將案上一塊

石文鎮使勁一慣碰的一聲。跌得粉碎。就指着這碎石道。吾如激氣不出真心。猶如此。石絮青見他如此決絕。不禁毫髮悚然。反覺過意不去。佯作不解道。哥哥的心是知道了。但是究屬把吾什麼樣。說了半天。兀沒有明白。惠人道。你不懂麼。我索性揭一個明白。方才吾說的。雙人除了你和姐姐外。沒有第三個同志願娶。今徐家姐姐。以兄妹關係。不能作合。則除你之外。再無第二個人。可以挽回他的死心。圓全他的名譽。所以我願犧牲舊約。替你兩人撮合。你也儘可放心。譬如當初沒有徐姊妹。你早已失身匪人。我沒有徐哥哥。命已不保。遑論今日犧牲這一點私情。況且你我本是哥哥。妹妹。姻緣兩字。命中無分。所以迭遭沖擊。從今以後。我是你真正哥哥。你是我嫡親妹妹。兩人哥哥。妹妹。一直到白首天年。死後有知。吾和你到離恨天。傷心殿。把月下老頭子。告他一個顛倒。鴛鴦。要求把哥哥。妹妹。取消。結一對來世夫妻。以償宿願。絮青聽得悲傷。淒然淚下。道。哥哥仗義。固是可敬。難道吾們幼時希

望等諸泡影。就此這樣的收。船麼。惠人道。妹妹也不必悲傷。你若情不能已。只消把報恩兩字一想。就可排除私念。再不能排除。你只把吾和擎雲閣私逃。吾只認你與孫三共處。把後半節感情丟掉。只從歹處想。就可把情絲斬斷。絮青道。你到善於譬解。但是恩義逼人。也是無法。不過徐姐姐與你大概也是宿緣。所以一見傾心。他背後也常贊你宅心忠厚。今番吾一力替你撮合。諒也不至拒絕。你也可借此報他的救命之恩。惠人含笑道。論這姐姐。真是吾所最敬最愛。只是不敢妄想。因爲他是能幹義俠的人。決不願屈就我這等忠厚庸俗。吾也不願他適非所志。倘稍不滿意。則反以德報怨。絮青道。你放心。二英不並立。大凡能幹的人。總不願意別人勝似他的。反忠厚些。能受操縱。倒能愜意。所以你却是極妙的機緣。正可恩愛愛。愛。竭力報効。惠人一笑道。如此但憑妹妹。只是他兄妹二人。突聞此信。必定不肯破人婚約。堅執不允。如何辦法。況且明日就是大婚吉期。憑這一晚。如何勸得他答應。絮

青道。這個我自。有法子。你只。消如此。如此。惠人拍手道。妙極。妙極。二人計議妥當。就喊阿牛。把雙人劍霜請來。有事密談。果然不一回。他兄妹倆。携手入室。絮青命阿牛退出。將門閉上。回身把他二人。擡入椅中坐定。冷不防。惠人突然向雙人。跪倒。接着絮青向劍霜跪下。嚇得二人。慌忙起身不迭。急問何事。惠人就將二人。自願。以絮青侍哥哥巾櫛。絮青也以惠人向劍霜求婚。把雙人兄妹。嚇得直跳起來。那裏肯答應。正要脫身逃走。却被二人。堅執不放。急得二人。雙脚亂跳。命他們起來再說。無如二人。不答應。死不肯起。雙人只得答應。二人方起來。等到起來。雙人又不答應。惠人發狠道。哥哥你瞧。吾們兩人。早已設誓。如要求不遂。就與此地上的石鎮。同時並碎。如果你再不答應。我兄妹二人。就奔出外面。投江一死。以報哥哥。哥哥。你也不思量。量吾的妹妹。是一個。黃花閨女。今日。當面。搥給哥哥。哥哥。堅拒不納。一言。既出名節。攸關。倘果。真掃了他。面子。叫他。女兒家。還有什麼。臉子。見人。況且。他性子。

又烈萬一不測。哥哥心中如何過意。得去吾呢。死不足惜。譬如當初死在照牆脚。跟哥哥也算當初白救。言畢不禁淚隨聲下。淒楚不勝。雙人見他一片真誠。也不免感泣。那邊絮青也扶住劍霜道。姊姊。你當初救他。也是天緣巧合。今日忍心坐視。況且他父母雙亡。一子單傳。你不遂他要求。縱不死也。一身飄泊。卒至斬宗絕嗣。卽不爲惠人計。難道不爲雙人哥哥計麼。劍霜一聽。爲雙人計。頓時觸動心事。暗想哥哥的皮氣。大概除絮青外。沒有第二個人合他意。萬一錯過時機。他仍舊守義不娶。可憐吾家香火也。一朝斷絕。如何對得住祖宗。難得他這樣誠心。吾倒不可負他美意。犧牲一己。繼續萬代香煙。也算值得。當下爽快快的。向雙人道。哥哥。難得他們一番美意。就允了他罷。雙人道。吾是沒有什麼難依。只是生生地拆散他們。鴛侶如何對得起他。惠人道。誰說拆散上天有眼。這是我們自情自願。一點沒有勉強。雙人也無可再說。四個人毫不羞縮。興緻勃勃的。預備明日結婚的舉動。別人也

莫明其中奧妙。連五妹六妹。莫知究竟。這一宵功夫。衆人再也不能安睡。其中最難堪的。惠人絮青兩人。情脈脈。意洋洋。哥哥妹妹。比往常叫得益發親熱。兩顆心。也不知是喜。是悲。是怨。是憐。說不出一股味道。而嘴上。又各自爭強。口口聲聲。以報德兩字。互相勸解。真是流淚眼對流淚眼。斷腸人勸斷傷人。春宵不永。倏已金雞三唱。兩人就要告別。因爲男女各有居室。各有所事。惠人含着兩眶眼淚。殷殷送別。握手依依。絮青也軟語叮嚀。欲行又止。無如不情時刻。頻頻逼促。絮青又恐雙人等。瞧見不忍。只得咬碎銀牙。把惠人的手緊緊一捻。道。哥哥。今生已矣。善自珍玉。切勿把吾放在心上。只當我已經物化。惠人已嗚咽。不能成聲。兩人忍痛割別。從此情天莫補。恨海難填。陌路蕭郎分飛。勞燕不多時。各處督軍省長。師旅各營。地方士庶。羣來趨賀。十分熱鬧。當場請出雙人絮青一對佳耦。堂堂皇皇。行了結婚大禮。來賓嘖嘖稱羨。都道。佳士佳人聯佳耦。却不知。新娘子已臨時改變。李代桃僵。不一時大

禮告成。擁入洞房。然後請出惠人劍霜。一般行禮。依樣洞房。來賓方知。雙
人與惠人。原是郎舅至親。同時合卺。無不服其簡妙。却不知內中。還有妙中之
妙。堂堂執法官。把妹子當做妻子。妻子認作妹子。結底還是妹子當妻子。抑
是妻子當妹子。這一篇賬。亂七八糟。也弄不清楚。再說當時大禮既畢。少不
得開懷暢飲。正在觥籌交錯。忽又一樁喜事臨門。原來從前獄中鄭倬。聞信
趕來趨賀。身邊又領着一個六七歲小孩子。生得面清目秀。原來這孩子。不
是別人的兒子。就是當今執法處長的公郎。就是第一二回書中。小徐和四
妹妹所生。當初被乳娘受孫三指使。把他拐到湖南。恰巧鄭倬。因奔走革命。
家中沒有兒子。就把這小孩買下。那乳娘也就住在鄭宅。安身匿跡。後來乳
娘一病不起。因自己作了虧心事。夢中常見四小姐。向他索兒子。心中害怕。
就臨死懺悔。把這孩子的父母姓氏住址。以及自己所作所爲。一一告訴鄭
倬的夫人。其時鄭倬被禁。後來釋放回家。他夫人告知一切。那乳娘已死。鄭

倬此時兀不知。余雙人就是徐劍鳴。所以只好替他徐徐留心物色徐劍鳴其人。俾人家骨肉完聚。這回因接着惠人的信。把絮青的事跡。及結婚日期。預先告知。招他來暢叙。所以他帶着鍾愛的義子。來吃喜酒。等到酒闌席散。惠人暗暗說起。余雙人的本姓原名。鄭倬方曉得。就是這小孩的生父。把他喜得心花怒放。當下忙央惠人引進去。說明情節。令這小孩拜見父親。雙人一見。頓時悲喜交集。忙喚劍霜絮青同來。廝見。此時劍霜一見這小孩面貌。活像四嫂子一般無二。頓時想起從前四小姐臨難握別。殷殷託他找覓兒子。不意直到如今。方始得見。可憐他已不能親眼目睹。這樣好兒子。竟得生還。足見上蒼不負他一番苦衷。纔千里迢迢保全他。一滴骨血。如今應了他死後瞑目的話。諒已含笑九原。想到這裏。不禁黯然欲涕。雙入又向鄭倬謝了他撫育之恩。那小孩久依鄭倬。不願離開。雙人就命仍舊認鄭倬義父。依然託他撫領。那鄭倬也左右沒事。就在署內以西席兼充科長。辦事十分得

力一言表過。此時已經月上柳梢兩對如花美眷。一雙佳士佳人。赧赧然各歸洞房。度春宵一刻。至於翠裘中鴛鴦枕上。說什麼流丹浹席。婉轉嬌啼。那些污耳陳談。列位都是過來人。恕不一一表白。總之劍霜絮青。雖然經過兩度新婚。其貞潔操守。在下却曾得雙惠二公的親口證實的。確是白璧無瑕。含苞未放。次日早晨。四個人八隻眼。含羞負愧。脈脈無言。另有一種說不盡。描不出的。一副妙態。好在大家都是破題兒。第一遭羞搭搭的。各不相諱。從此四人如魚得水。如漆投膠。形影不離。十分美滿。新婚蜜月。正當甜蜜光陰。忽然外面報進說。省長公署鬧刺客。姨太太被刺。雙人一嚇。忙召集軍官衛隊。趕到省署一瞧。正鬧得天昏地暗。此時刺客已經拿住。雙人就進去探視省長道。驚那省長就委他督同本署軍官會審刺客。雙人奉命立時大開軍法審判。居中高坐。十分威肅。馬上把刺客帶上。不瞧猶可。一瞧頓時大吃一驚。原來這刺客不是別人。就是殺他四妹妹的七世冤家八世對頭孫筱。

山便是當時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把孫三攆上跪倒。此時孫三昏頭搭腦。只顧垂頭喪氣。也不瞧上面坐的什麼人。也萬想不到就是妹丈徐劍鳴。偏偏雙人又打着一口京話。也不便道破。只管公事公辦。命他將口供招上。孫三知道左右是一個死。就爽快說明。因為追蹤冤家徐劍霜。入粵謀刺。苦無間隙。無意中遇見擎雲閣。一打探。方知他捲了我許多東西。嫁給省長做姨太太。安富尊榮。把我害得一身債累。因此暗藏手槍。設法混進省公署。先把他轟死。趁亂脫身。然後再報徐劍霜的仇恨。果然得心應手。在後園假山石畔。見他經過。就一連三槍。俱中要害。立時身死。我就從假山上跳過墻垣。方慶出險。不防刺斜裏跑出一隊巡邏隊。見我形色慌張。圍住盤問。搜檢身畔。抄出手槍。恰巧署內大鬧拿刺客。隊中兵士就知道是我所為。就把我擒住獻功。吾大仇已報。只求速死。只可惜便宜了徐劍霜。雙人聽他已經直招。也不必多事。就把他判處死刑。回復省長。當時一粒衛生丸。就把一位橫山。

大將送往西天。極樂世界。雙人回告劍霜。絮青。惠人。把他三人嚇得咋舌不止。又替劍霜。額手相慶。絮青念他前情。商明雙人優給棺木。權厝義塚。待他家屬認領。這就是拆淌二白的大大報應。又隔了一月。絮青想念父母。就商准雙人請假一月。回籍葬親。順道謁岳。把職務就命鄭倬代拆代行。四個人一路喜喜洋洋。榮歸故里。葬親已畢。就雙雙恭詣楊公館。負荆請罪。那楊老夫婦。見有這樣漂亮佳婿。也天然不究前情。就應了絮青從前一句話。叫做掀髯大笑。暢叙天倫。後來雙人把他兩老遷到廣東。共享榮華富貴。惠人也偕劍霜進京謁過叔父。他叔父見他已成家業。就把他父母遺產。交給他自己去掌管。後來惠人藉督軍雙人等之力。也替國家服務。成了一位政治家。這一部橫山秘史。也就此暫告終止。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四版

新九尾龜 (全三册)

【每部價洋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分發行所

北京 濟南 長沙 汕頭 綏遠
 天津 烟台 常德 杭州 寧波 嘉興
 奉天 武昌 衡州 溫州 閩州 合肥
 吉林 漢口 重慶 徐州 安慶 順德
 太原 宜昌 南昌 廣州 福州 南通

總發行所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編輯者

枕流閣主

世界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3222B

